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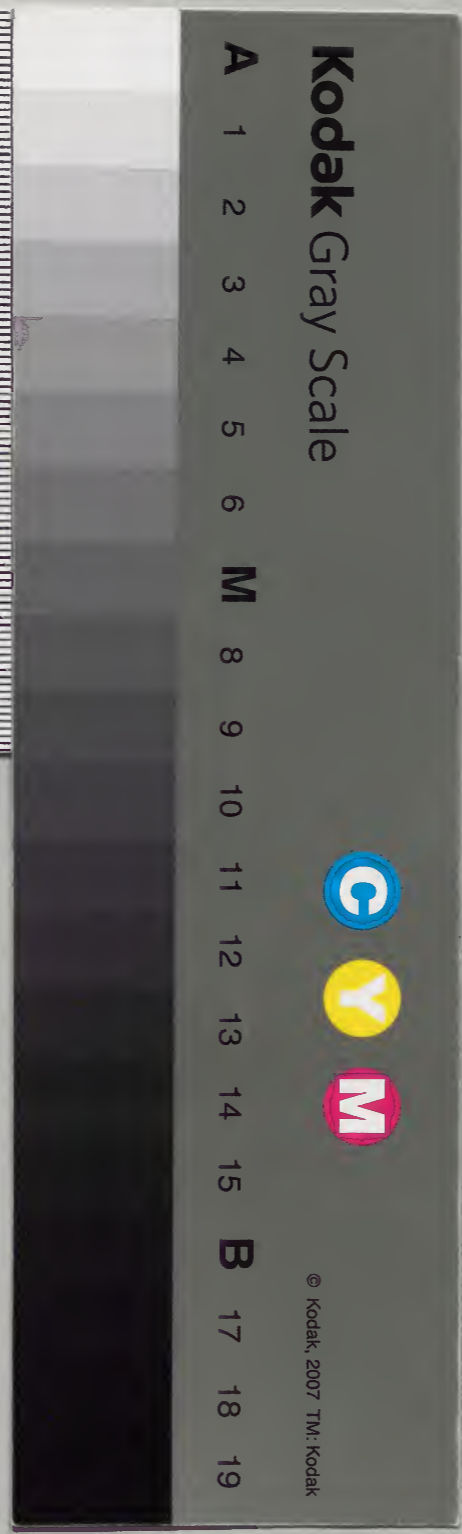
皇朝名臣言行錄

別集 一之六 下之上

漢書門			
二	三	〇	七
號	函	架	冊
類	〇	〇	〇

內閣文庫		
漢	三	〇
書	三	〇
類	七	〇
架	三	〇
冊	七	〇
函	三	〇
架	七	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07
冊數		12 (8)
函號	別	51 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皇朝名臣言行錄總目

別集

朋溪李 幼武

士英纂集

○第一卷

太師李文肅公 邴

太參權公 邦彥

太參張文靖公 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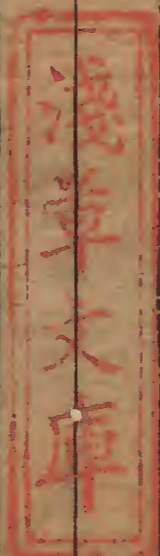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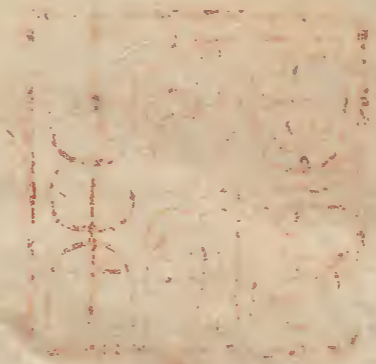
太師魯國陳文正公 康伯

丞相范公 宗尹

特進朱忠靖公 倬

○第二卷

太參張忠定公 燾



樞密鄭公穀

樞密滕公康

樞密王敏節公庶

樞密沈忠敏公與求

樞密汪莊敏公澈

樞密周公麟之

○第四卷

尚書葉公夢得

尚書程公瑀

侍講王公大寶

○第五卷

尚書廖公剛

侍御胡公舜陟

諫議衛公膚敏

司諫陳公公輔

御史陳公戩

○第六卷

尚書張忠簡公闡

司諫王公縉

御史杜公莘老

御史黃公龜年

中丞辛簡學公次膺

○第七卷

內翰汪公藻

內翰蔡公宗禮

內翰呂公本中

○第八卷

中書舍人王公居正

中書舍人胡公寅

中書舍人潘公良貴

○第九卷

太師涪國吳武安王玠

太師信國吳武順王璘

○第十卷

侍郎周簡惠公葵

敷文王公庭珪

太史范公如圭

寺丞翁公蒙之

○第十一卷

徽猷向公子謹

直閣向公子恣

密學陳公規

○第十二卷

少傅殿師趙公密

節使太尉王公德

太尉張恭壯公子益

節使李忠勇公寶

○第十三卷

節使李忠節公彥仙

開府趙忠烈公立
節使魏忠壯公勝

皇朝名臣言行錄

皇朝名臣言行錄別集下卷一

朋溪 李 幼武 士英纂集

李邴 文肅公

字漢老濟州鉅野人 崇寧五年登進士第尉德州平

原蒲濮州鄆城丞外艱吉除編脩 國朝會要所檢閱

文字

宣和初特除校書郎二年擢尚書禮部員外郎三年夏

廷起居 舍人冬試中書舍人五年秋遷給事中閱月

權直學士院明年秋為翰林學士高麗入貢充館伴提

舉鴻慶宮七年冬除徽制知越州坐落職主崇福宮

高宗初元復右文殿脩撰踰年 召為兵侍再直學士

院三年除翰學尋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遷尚書
左丞六月依 祖宗舊制合三省官改參政進資政殿學
士權知樞臺三省樞密院事辭仍本職提舉洞霄未閱月
起知平江視事三日請祠以兄帥越失守連坐落職明年
復端明紹興初還舊職十六年五月薨于泉州居第享年
六十二累贈太師 淳熙初謚文敏後易敏以肅

車駕南渡駐蹕杭州苗劉反露刃宮門 上登樓撫諭公亟
趨前責叱二兇兇縱稍息又諭殿師王元擊賊元唯唯公扣
宰相朱勝非問計策傳等皆在公反覆鐫誥人為公危公
無懼色退勸勝非密引外援制賊又謂傳所聽者正彥正
彥則倚王世脩為謀主宜陽許世脩侍從以間之蔑不濟
矣

太后垂簾旬餘勝非遂奏變故以來從官能助 朝廷者
惟公及鄭毅協心于內誦言于外乃除公翰林學士
張浚等義師起公與權直院張守分撰請復辟表及批答
上御朝明日賜公親札略曰卿毅然正詞氣折兇醜萬眾
勤色具臣覩顏公謝表亦云謀寢淮南雖慙素望笏擊朱
此實厲壯心詰責兇渠激揚禁衛迨成復辟實與祕謀蓋
出孤忠豈邀後福當時稱為實錄

上反正大赦公草赦文云斷蓄立極開闢功成取日授龍神
明御正四方誦之

公天姿高明積學深至早歷清要號稱文士猝遇國難大節
凜然為廊廟之器嘗奉 詔編類平江勤王及奏請本末
付禮部鑄板公既列上 山園藏元牘後自泉南繳納省中

子孫始知一時定計具草手疏皆出公及承丞相之手他執政著名押字而已罷政十七年避時相不復出讀書作文雖病不廢延納後進教誘無倦稱人之善覆護所短若親舊行已未至則質問再三使歸之正養養薄振恤宗族治家嚴而恕每愛徐孺子申屠子龍陶淵明之為人晚棄世故深造以道夫子所謂朝聞夕死者公蓋得之

朱文公序公文集曰士君子所以立於斯世者不難於名而

難於實不難於小而難於大此愚所以每切有感於公之文而病世之所以知公者殊淺也蓋我宋之興百有餘年累聖相承專以文治而其盛極於崇觀政宣之間一時學士大夫執簡秉筆爭以文字相高其所以歌詠太平藻飾治具者雜然並出如金石互奏宮社相宣未有能優劣之者而公以傑出之材雍容其間發大詔草大牋奏富贍雄特精能華妙愈融愈無窮直將闕衆俊之口而奪之氣斯已奇矣然使公之所立者獨恃此而無其實或徒規規然務為小廉曲謹以投世俗之耳目而其大者無稱焉則亦何足以名於一世而垂無窮哉而公居臨安適遭己酉三月五日之變當是之時一旦行然事出非意羣公愕然不知所以為策公獨挺身赴難

神采毅然逆折兇渠論以大義退而陰贊宰府為所以離
貳逆黨尊復明辟之計者甚悉是以平賊之
功雖由外濟而太上察公之忠首擢以為尚
書左丞而又賜之手札至有萬眾動色具臣
顛顏之語烏乎天地之間理義之實孰有
大於君臣之際者而公於是乃能竭其股肱之力以有成
功是其所立豈獨以其文而已哉然以功成不居退而老
於江海之上杜門終日絕口不道前事雖所以告其子弟
者亦常默然退託如有不足之意是以世之君子鮮或知
之其所可考而必信者獨賴聖謨神翰炳如日星是以天
下之公論至於久而後定耳以是觀之則世之獨以文字
知公者豈非淺淺哉

權邦彥

字朝羨河間人 崇寧四年賜上舍及第釋褐授青州
教歷睦親西宅除太博改司業奉使契丹歸除集撰知
易州 欽宗即位召為左司 靖康初改宗少直徽猷
閣知冀州尋除天章待制改知東平 建炎三年以寶
文閣學士知江州明年改知建康改淮南江浙荆湖等
路制四發運使 紹興初入為兵書兼侍讀明年除食
樞尋確參政三年薨于位年五十四贈正議大夫
公家儒學三世自兒童時疑如成人七歲聞講毛詩退能為
家人說大義自是力學至忘寢食寒暑十三入郡學頭角
巍然公之父光祿公嘗見公奇之曰真名家駒一日于甲

為太博 徽宗幸學設帳 上怒見諸生命公講下武詩言
暢理明 天顏喜甚因錫有差遂有意用公而王黼銜公
異議故報之使契丹虜酋面授國書責公雙跪公曰非南
朝禮也行人不敢承命虜怒竟莫奪公之志

知冀州辭行 欽宗勉之曰兵起北方士大夫悉求南鄉獨
請北真能體國公道逢士夫有自大名歸者語公北寇兵
興毋往公曰吾得死所矣命駕亟行

知江州日訓兵旅集舟積粟以防寇請 朝廷分兵守武昌
襄陽則表裏之形成賊不能窺我矣

為發運使轉輸六路夕受命朝引道走江東西董媮懈檢
隱覈逋亡責稽滯水陸餘五千里財用湊足於行在所

萬計 詔嘉獎

在樞筦者無不言無不盡謂宜乘機者二 祖宗德澤

人人心不忘王師一興諸路響應一也內則淮海之賊騎

悉往西北以虛其南外則林牙等侵大患在腹心以牽其

北二也近覘者報虜兵疲於浚河之役而守淮之兵皆持

挺之農夫三也譬諸奕爭先而已安可隨應隨解不制人

而制於人哉不然疆理淮堧以連下邳藩屏荆漢以通上

流指顧隴蜀以成建瓴東下之勢亦策之次也 朝廷用

其次而已

建中興十議一謂宜以天下為度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苟
安于東南二謂駕馭諸將宜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三謂
宜命講讀之臣於所論說之外取累朝訓典及三代漢唐
中興故事日陳于前以裨聖學四謂宜監觀傷善妨賢

讒偷合苟容之伎市恩立威如囊中護罔上之欺聽其言
察其事則忠邪判矣五謂愛民先愛其力寬民先節其用
又謂股已俸以佐國用當自宰執始又謂分閫而屬大事
類非偏裨之所能為必得賢大將而後可又謂制置一官
宜可省以合令以江州縣各備其境內而總之以漕帥上
自荆鄂江池下至采石荆口講之有方委之有人防秋上
策也又謂宗室中豈無傑然有人望可以濟艱難贊密勿
留宿衛者願求其人置諸左右又謂人事盡則天悔禍否
則恐天未欲平治天下也不可獨歸之數
上嘗語及春秋三傳異同公曰孔子作春秋游夏且不能措
一辭上又曰至誠力行者其善惡不可掩公曰惟天下
至誠為能化不誠未有能動者上又曰堯舜以道治天下

下不過無心公曰堯舜之治道其要在命九官去四凶公
遂曰願陛下無忘在濟時無忘渡江時

公風骨竒偉曾次恢廣學術才氣過人數等所述作初菴寂
然無營忽揮翰如飛文不加點雅善草聖士大夫游其門
者如周葵樓炤潘良貴呂廣問梁揚祖皆為世名臣

權邦彥

張守 文靖公

字全真一字子固晉陵人進士第歷外任久之為監察御史丁憂建炎初除監察御史二年除侍御三年除起居郎遷中書舍人遷中丞六月除禮侍入翰林為學士除端明大學士同僉四年除參政紹興初除資政學士提舉洞霄宮六年除資政大學士參政兼權密院八年復領洞霄宮

公言本朝之兵自高俅童貫壞之而勸沮之法廢驕惰之風成出戍則亡遇敵則潰小則荷戈攘奪以逞大則殺將嬰城以叛天下可用之兵無幾矣

公上防淮度江六事大率以遠任候探報為先別疏論金人

犯淮甸之路。四其一中路自西京趨東京沿汴河由天
長以來則衆行之路凡一千七百八十里可以控扼守禦
者南京宿泗天長是也其一東路自滄濱趨京東由淮陽
軍絕淮入楚州而來則自北直南大路凡一千九百里
可以控扼守禦者青沂淮陽楚是也其一西路自西京趨
潁昌蔡州順昌府廬滁真州而來則西自北而至東南凡
一千八百十五里可以控扼守禦者順昌廬滁真是也其
一上流自西京潁昌唐州至襄陽凡一千一十里絕襄江
而至荆南則一千二百九十五里自西京潁昌蔡光州而
至黃州則一千三百六十里皆可沿江順流而下可以控
扼守禦者襄陽荆南江之北則漢陽蘄和黃滁真州江之
南則岳鄂興國江池太平州是也四路之中又有要害

路則泗州據淮天長據險為可禦東路則青州據木陵
楚州據淮陰為可禦西路則廬壽為可禦上流則襄陽荆
南蘄黃為可禦不幸順流而下則沿江諸州各據地利以
臨之合從共禦庶乎其可也望 詔諭大臣取四路守倅
帥臣銓擇能否各賜緡錢責之募戰士儲芻粟繕甲兵明
斥堠公賞罰進相援退相保夙夜盡力扞敵再疏請 詔
大臣惟以選將治兵為急凡細微不急之務付之都司汪
黃滋不悅乃請遣公撫諭京城公即日就道

呂頤浩建議欲徙中原之民於東南公與滕康皆持不可公
曰東南今日之根本也康語公曰吾曹當以死爭之
賞不當功則無功者進功不獲賞則有功者墮比年兵不用
命望風奔北皆賞罰失當以致之 朝廷惟憑所上功狀

之等差而以爵秩之輕重一失當鬼歸 朝廷於是彙
下解體鮮後自効臣欲於出軍之際委自主將別置軍籍
自大將以至屬官偏裨隊伍各列姓名量留空紙以書功
績總計其數從 朝廷印押給付主將凡立功者某月某
日獲若干級某月某日俘獲若干人之類即日著其狀于
籍策勲之際隨保奏狀上之 朝廷參考其實而後行之
則濫冒之弊十去六七矣

公言聽言之難從古所患也丑言于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
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非道夫逆心之言未必
皆合乎道然未見人主所向而言志在責難則鮮有不逆
者要當以道求之遜志之言未必皆違乎道然或何人主
所向而言志在容悅則鮮有不順者要當以非道求之從

違之際禍福成敗如反覆手大抵人心喜順而惡逆遜志
則易入逆心則難行人主能於常情所惡而求其是於常
情所喜而求其非然後智出衆人之上而羣言不能惑君
子小人之情狀皆即吾心逆順之間而知之不亦簡且易
乎又况逆心之言雖殺每不能勝遜志之一言尤不可不
察

公魯進修德之說疏九三上有曰願 陛下處宮室之安則
思 二帝 母后穹廬毳席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 二
帝 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 二帝 母
后窮邊絕塞之苦操予奪之權則思 二帝 母后語言
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 二帝 母后誰為之
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 二帝 母后誰為之尊禮

公知福州 上曰福州 以之要在拊循凋瘵用守為宜
初為閩以八州之產分三等之制膏腴者給僧寺道觀中
下者給士著流寓自劉夔守福始貿易以取資公與士大夫
夫謀為實封之說存留上等四十餘剝以待高僧餘悉為
實封金多者得之歲入不下七八萬緡以助軍衣餘寬百
姓雜科時實便之

公言 明詔四事莫急於措置臣請言措置之大略其一措
置軍旅其二措置糧食何謂措置軍旅神武中軍當專衛
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於淮東一軍駐於淮西
一軍駐於鄂岳或荆南擇要害之地以處之使北至關輔
西抵川陝血脉相通號令相聞有唇齒輔車之勢則自江
而南可以奠枕而卧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於

前無祿利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
權日重而又為大將者萬有一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
則所統之眾將安屬耶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為統制
每將不過五千人綦布四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
令悉由於 朝廷之權以用之然後可以有為也何謂措
置糧食諸軍既已分屯諸路則所患者錢穀也然所費多
寡在彼猶在此爾則所患者轉輸也攷 祖宗以來每歲
上供六百餘萬斛悉出於東南而轉輸未嘗以為病也今
宜以兩浙之粟專供行在而江東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
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
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於不足也錢
糧既無乏絕之患然後或飭諸將不得侵擾州縣以復業

之民戶口多寡為諸將殿最歲遣官覆實而升黜之則民
得以還其鄉里而田野日闢生齒日滋江北州縣有興復
之漸矣如是措置既定候至防秋復遣大臣為之統督使
諸路之兵首尾相應綏懷之略亦在是矣

又言今日之先務有六而夷狄不與焉蓋夷狄未賓莫先自
治一曰立國二曰察言三曰任賢四曰使能五曰抑僥倖
六曰破朋黨

公參政張浚一日盛暑坐東閣公突入執其手曰守向言秦
舊德有養今與同列徐考其人似與昔異晚節不竟有患
失心是將為天下深憂蓋指樞使檜也浚亦以為然

上將還臨安而公謂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江流險闊氣象
雄偉且據會要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可為別

都以圖恢復每對必為

上言之及將下

詔東歸公與

趙鼎議于都省不合又謀諸朝

上顧公曰何如公曰昨

日都省已與鼎言矣

陛下至建康席未及煖今又巡幸

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
此以繫中原民心鼎持不可公引疾求去遂出知婺州

陳康伯 魯國文正公

字長卿信州弋陽人 宣和三年中丙科調平江長洲
簿改京畿運屬為大學正 建炎初除敕令所刪定官
書成賞改秩授衢州 紹興六年為常博尋江東提舉
八年為密院計議歷屯田戶部司勳知官十二年為
監吏侍候尚書報聘金人十五年接伴金使尋知泉州
秩滿主興國祠連三任起知漢州中道召還仍吏侍兼
禮部刑部二十七年兼權尚書餘侍讀拜參政二十九
年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十年升左僕
射九月加特進封魯國公十一月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進

封福國判信州改醜泉觀使明年八月起判紹興府尋乃陪
祠復拜左僕射進魯國公 乾道初以少師致仕薨年

六十九贈太師謚文恭配享 廟庭嘉泰初改今謚

太上皇帝臨御寓內三十六年始者北狄貪天之禍太上不
忍南北之民蹈鋒刃遂屈己議和歲月已久而虜酋篡竊
自立者恃其強暴哀兵號百萬擅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
雖師出無名天地鬼神怒而不赦然凶燄焱迅遠近大震
時則有公以謀佐天子鎮定大事折筮而答使自殺其軀
而去豈不偉哉

先是 紹興二十八年孫道夫使還言虜將敗盟以關陝買
馬為言其謀不可測而廷臣猶幸其無事公首發其端
太上命同知樞密院王綸往驗之虜酋頗相詰難又葉義

問報聘回知虜已聚兵公獨奏曰虜謂我和好滋久備必
弛其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 太上嘉納之明
年虜遣高景山來賀天申節果出慢言求淮漢地及指取
將相近臣公奏虜違天道難巢穴數千里爭一旦之利必
將自焚况曲在彼則我軍奮怒惟 陛下決計用之士氣
自信及其鋒可以必勝 太上以為然檄書下六軍踴躍
爭北首死敵命侍衛馬軍司成閣出成御史中丞江澈
制荆襄知密院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皆公指授方略分
據要害之地虜臨江朝論必凶雖同列間有遣家屬先去
公屹然不動氣貌自如遽書檄義問手裁決一時言兵事
者皆得展盡底蘊擇其長而用之人恃以安
初逆亮入地內侍張去為陰謀用兵之計且陳退避之策或

又妄傳有^幸聞蜀之^錄人情皇惑公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及聞者誠用其言大事去矣一日中使持御批來甚遽公讀之乃有旨如更一日虜騎未退且令放散百官公取焚之入奏曰審如聖訓百官既散主勢孤矣上問焚之何也公曰既不可付外施行又不可輒留私家故焚之

上深然之公知上意雅欲視師乃奏曰敵國與天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兵力待其先發然後應之

公初與參政揚椿密議敵將敗盟其兆已見當先事為備其策有因令兩淮諸將分畫地界使自為守一也措置民社密為寓兵之計也

諸郡增壁積糧以為歸宿之地四也

紹興十五年公接伴虜使上以端午遣中使賜扇帕于洪

澤虜使言本國是日例賀當北面拜且欲接伴使副同

之乃敢受公以舊制卻之或謂公此細故朝廷必不惜

公曰今曲從之後為例不復可改且辱命自我始况所求

或無厭寧能盡從之乎虜使卒受賜因自辨教曰接伴慢

我朝廷聞之懼生事遂出之知泉州

公與湯思退同相上皇宣諭曰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

真宰相也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不憚商量公曰大臣論

國事進退人才自當盡心若媵阿取容植黨以自固此鄙

夫患失者臣非唯不敢亦不能故事宰臣初除例賜銀絹公

辭上皇曰此舊格何足辭公奏國用匱乏自人主及百

司皆當省節庶幾有濟臣若盡受何以風百僚力請減半從之

今上居潛邸 上皇一日謂宰臣曰 普安郡王當異其禮除少保真王賜玉帶公與同列稱臣 上皇獨留公曰向嘗與卿議及此 朕不為難公奏曰 陛下聖學高明洞

炤今古易其所難臣敢為天下賀 上與公等論淮上屯田事 上曰士大夫言此者甚多然須先有之論用諸軍乎用諸民乎若論既定當先為治城壘廬舍使老少有所歸蓄積有所藏然後可為公曰今淮西歸正人願就耕者衆已降牛種本錢趙子瀟所納抽解木植亦分送兩淮治屯田人廬舍矣 上曰甚善

虜使高忠建來告嗣位入見欲用舊禮授國書公以義所乃請宰相受書公又持不可廷臣相顧愕眙公呼館伴徐嘉至榻前責以議不素定嘉徑前取書進呈虜沮甚 上嘉歎之

公論備邊當擇良將 上曰偏裨中有驍勇者卿等可以所聞見隨其高下具名以聞

上謂公等曰上天海禍夷狄相攻今先遣使請和別其國中可卜倘舊疆復還得奉 祖宗陵寢尤見天意眷顧公奏曰頃年虜母有云只見漢和蕃不見蕃和漢今日虜先求和仰見聖德動天之應

上皇倦勤初有與子之意公朝夕協贊以決大議挺然有古社稷臣之風 上即位公為首相奉冊如禮以公舊臣每對但呼丞相而不名公悚懼乞正名分 上曰尊禮元

老此非過也

隆興初公言八月中金國副元帥統石烈志寧以第三書來欲通和好 朝廷遣盧仲賢持書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已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唐鄧海泗州而我以 祖宗陵寢 欽宗梓宮為言未之與也恭奉 聖訓遣王之望龍大淵為通問使副命下之日議論洶涌乞召張浚歸國特垂詔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

上諭公等曰虜能以 太上為兄 朕所喜者公奏靖康以來首足顛倒之勢垂四十年一旦肯為敵國皆 聖德所致

初公自建康扈從回即以病祈去 太上屢詔不允隆興初

公乞去益堅 上留之愈力章十數上十二月進封福國

公判信州用魏郡王韓琦領鄉郡故事寵之公入謝

上慰勞之曰丞相之歸所謂歇馬他日宣召切勿辭 詔宰執餞別百官郊餞恩禮殊絕未有前比公力辭鄉郡改

醴泉觀使

時虜兵再犯淮甸以左僕射湯思退督師繼策免警報益急人情大駭望公復用 上親札遣中使即家召公復拜尚書左僕射進封魯國公制出中外鼓舞然議者疑公久厭於富貴得去如釋重負又養病臥家必不肯強起雖子弟親戚亦謂公宜以病為辭不為過也公曰不然今王室艱難我大臣體國興疾上路幸一見 上或怜而歸之耳中道聞邊遽甚乃兼程以進聞月至闕下 上御便殿詔其

子安節婚文好謙扶掖入見仁減拜賜坐勞問優渥公謝病不任宰相職上不許詔間日一會朝許肩輿至殿門非大事不書押賜衣帶寢處之具都人見公夾道歡呼皆以手加額然後向之期公未起者自以淺為丈夫也上謂宰臣曰陳康伯有器量朕扈從太上在金陵其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臨終奏事無一語差繆出至殿廡而疾作輿至第薨

公姿貌魁秀氣宇閑遠望之知為鉅人自為諸生時持身甚嚴不知有世間浮靡其學一出於孔孟在人主前論事專以寬大開迪上心凡所論薦唯賢與能不務主已或勸取士以為門下用公曰是立黨也其可乎張浚有人望方再用也公推輓之備至公辭位又薦可復以為相及見張

浚絕口不言前後廟堂七八年同列自相好惡獨公守正周旋其間無所適莫後皆曰陳丞相長者不敢有毫髮望退朝危坐一室簾几蕭然不聞警效音蓋天資冲澹類皆如此

皇太子服履袍內侍扶掖至御榻側立不坐百官拜舞山呼起居畢公升殿奏願陛下即御座以正南面仰副太上三傳授之意天顏愀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此位懼不敢當尚容辭避公再奏曰陛下應天順人龍飛寶位第以駕下之材恐不足以仰輔新政依乘風雲千載之遇實與四海蒼生不勝大慶

陳康伯

范宗尹

字覺民襄陽府人 宣和三年登進士甲科 靖康初
為開封儀曹尋除校書郎監察御史為侍御尋除右諫
議冬除集撰提舉崇福宮 建炎初召為中丞三年參
政四年右僕射 紹興初罷為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
宮後除知温州乞祠五年卒

公奏方今天下事可革者甚衆而欺罔之風革之尤不可緩
夫鹿之與馬相去遠矣然趙高謂鹿為馬而田惑焉是以天
下而欺一人也以天下而欺一人其禍可勝言哉 崇寧
以來上自宰輔大臣下至州縣賤吏莫不以欺罔相高是
以財用匱竭生靈愁痛災異叢見盜賊羣起而 朝廷不

知也 陛下明目達聰之時臣下尚有肆爲欺誕者願
明詔諫官有已敗未敗悉仰彈奏以聞使天下曉然知欺
罔不可復爲則深仁厚澤得以究矣 詔榜朝堂
時諸路盜起大者至數萬人 朝廷力不能制公謂此皆烏
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抗官軍未易禦也莫若析地以
處之盜有所歸則衆當懷土可以漸制乃奏曰昔 太祖
與普合謀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可謂良法比年 國難
如此四方帥守皆束手環視莫知所出蓋事力單寡不可
以有爲此法之敝也今日救弊之道當稍復藩鎮之制亦
不盡行之天下且裂河南江北數十州爲之少與之地而
專付以權擇人以任以屏王室群臣多以爲不可 上決
意行之遂以公爲相時年三十三自漢唐及 本朝宰相
未有如是年少者

張守參政事公語之曰今日國勢正如人之疾病沉痾方篤
稍施駛藥必有顛仆之患要使設施有序勿遽勿亟當相
與戮力啓沃 上前廣言路接賢才節財用惜名器抑僥
倖左右彌縫庶乎其可也

公言自 崇寧罷權侍郎之後庶官進用有不可任以給舍
者則正除侍郎超躡太甚請復舊制以待資淺新進之人
故復權侍郎時建炎四年也

公等聚議欲將京畿東西湖北淮南並分爲鎮以鎮撫使爲
名除茶鹽之利國計所繫合歸 朝廷依舊置官提舉他
監司並罷貳賦除納上供外並聽帥臣移用管内州縣官
許辟置知通奏 朝廷審授遇軍興聽從便宜其帥臣不

因召權更不除代如能揮冠立功當議特許世襲 詔從
之初擬世襲上曰若世襲恐太重當俟其保守無虞然後許之
以公兼樞密院事罷御營使以其事歸密院機速房自慶
曆後宰相不兼樞密者八十餘年其復兼始此
公奏今所除用多儒生欲兼用才吏以備緩急使令 上曰
才吏亦不可無但勿令太多

上謂大臣曰從班人極少卿等當共議務取其實不厭多也
公曰用人之法須擇可為執政方除從官可除從官方除
省郎則選高而真才出矣 上曰然

公言張浚自浙西來稱岳飛可用 上曰飛杜充愛將充於
事君失節而能用飛亦知人之明也

太史奏日有黑子公曰此在 陛下修德以弭之臣等輔政

無狀當罷 上曰日為太陽人君之象豈關卿等惟君臣
同心行安民和物實事庶幾天不為災也

宰執奏邊事公曰虜未必再渡忽謀報虜引舟自漕渠而南
行在震攘趙鼎謂公曰不速動恐復有維揚之變公曰今
日之事在維揚則不可在會稽則可鼎曰相公定道着李
回曰丞相之言差強人意

秦熾之入虜也從 二帝之上京至是赴行在自云殺虜之
監已者來歸朝士多疑之者而公及李回與檜善力薦其
忠及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
議講和

上舟次台州宰執奏駐蹕之所王絢曰蜀自秦至 本朝王
繼恩下蜀者八矣取輒得之入蜀未可謂之便也公曰臣

謂若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徐圖關陝之事則兩得之決擇取舍不可不審 上曰然

上謂宰執曰朕令西外宗正選 藝祖之後四五人先是公嘗造膝有請於是公曰此 陛下萬世根本之慮 上曰

藝祖以聖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之遭時艱危零落可憫又曰 朕亦令選於伯字行中庶昭穆順序富直柔曰

官人有人可託否 上曰 朕已得人若不先擇宮嬪則可慮之事更多公曰 陛下審慮至此實宗廟無疆之福

公初建討論監賞之議士大夫佞倖者爭排之諸大將楊惟忠劉光世辛企宗兄弟皆嘗從童貫行軍論者疑其亦當

貶削吏待高衛初以圍田改官及是主右選力持此以為不便上疏詆之同知李回亦言宣和間任中書舍人以校

正 御前文籍遷官乞削秩罷政 上曰宣和政事恐不

不必一 皆非人主留意文籍自是美事豈可與其他濫賞同科秦檜曰此法一行濁流者稍加削奪便比無過之

人誠為佞倖清流者少挂吏議即為辱甚大不敢立朝恐君子受弊 上頷諭公公曰此事如回者無幾其他亦不

足惜遂降 旨侍從及館職兼領者非又 詔武臣並免

批 朕不欲歸過 君父歛怨士夫可日下寢罷公堅以為可行即力求去公始建議檜力贊之至是見 上意

堅反以此擠之

范宗尹

朱倬 忠靖公

字漢章七世祖避地于閩遂為閩人以鄉舉至京補內
舍生 宣和三年復鄉舉法以選登五年進士第調當
州宜興簿張忠獻薦召除廣東倉幹改檢察建康財用
所屬官後以忤秦檜除越州教除諸王宮教改瀾帥參
謀蒲秩歸避秦禍奉祠十餘年倬南劍知惠州除國子
監丞浙西倉除右正言二十七年秋也二十九年春二
月進侍御史冬十二月進中丞自典舉還迂參政明年拜
尚書右僕射月餘 詔提舉 三朝國史詳定敕令明
堂加恩進封開國公三十二年金亮入寇扈從親征得
疾歸引年致仕不允請至三四 詔以觀文殿學士提

舉與國言 隆興元年六月薨計聞贈特進

虜將寇常州居民求避地公為具舟給食全活甚衆亡何民告
溺于郡郡委公閱實公為蠲田租至九分若全免守怒將
拮治之既知公秉志堅確乃俾攝屬明橐為宣諭使人廣
人憚其風聲獨於公慰薦甚易謂之曰宜與寇空脫民於
死者非公耶民至今思之遂表于 上時方以劉豫為真
賜崇策其必敗 高皇大喜
知惠州陞辭因言嘗策劉豫必敗 高皇曰記得記得卿又
淹何所公曰厄於擒 上愀然慰諭曰惠陽去 朝廷遠
賴卿撫百姓如 朕親撫之自送公去旬日忽問大臣曰
前日之對誰為薦之曰守臣陞辭常典也 上亟令召對
政府有未知公者曰亡去矣

陳國子監丞公聞命遠視事凡八閱月以職事輪對建請
恤民隱尋除提舉浙西常平忽特命自今在內除提舉官
今朝斷上殿蓋為公設也公首登對 上曰近年內重外輕全
卿以朕親權之人出為部使人皆知內外之任均又曰人
不知卿在 朕獨知卿遂除諫官

自為諫官眷滋厚而心益畏常言人主任我以耳目託我以
腹心非報怨任氣之地必須上合天心不為子孫植荆棘
也每上疏必夙興露告赫然如上帝之我臨朝論方畏言
遠備公悉力開陳言詳氣定雖逢盛怒不懼在言路久薦
人論事以至發倉廩蠲米價減私鹽嚴軍籍嚴抑配禁州
縣科借凡以興利除弊無慮數十條率於橐不傳公經學
醇深經筵侍 上多所稱善

金亮寇江公陳戰備應三策且謂兵應者勝 上曰卿所言
三策甚當 朕書於座右朝夕思之虜勢浸迫公又策重
三事上焉者為耕築計中焉守備下則妄意絕江然臣謂
多從下策可無患焉既皆如公所料

史忠定張忠簡虞忠肅劉忠肅之進用公皆有力焉陳福公
王魯公及王之望芮公晦諸人亦公所薦也

公知舉有蜀朔論賈誼通達國體在於豫建太子公擢為第
一公平時造膝未嘗不反覆及此至是以典舉復命又論
奏久之 上再三稱善由是被遇迨建王正名從幸時惟
陳文恭公與公實左右 上事無大小必以咨問矧揖遜
大事蓋熟問之

孝皇倦勤中外流傳疑信參半諫大夫故與公有怨乃以風

間上疏 孝皇知公無他比再上降資政殿孝先以觀
之孝士主祠詞臣承望至謂元良天下之本乃觀時庸不
知君臣之間未嘗有異也授受之意屢形 詔諭誰不知
之矧公自典舉嘗白發其端繼以臣鄰扈從出入與聞政
幾脫有欲言當不待臨事而發也公之所啓不過曰 靖
康之事正以傳位太遽益姑徐之揆諸人情此亦愛君之
至者 高皇決不以爲忤而 孝皇仁孝篤誠未嘗志於
趣得則亦必不以爲疑也陛辭之日高皇諭云所論於卿
何與 朕欲過德壽宮卿且歸俟年歲當召卿明年公以
致仕聞 孝皇謂大臣曰宋公有性氣如何便欲致仕大
臣以計聞 上曰可憐可憐恤與一如前宰相遂 詔復
元職然後人知 兩宮果不以爲忤也

魏鶴山曰了翁每惟帝者之盛猶曰惟口出好興戎蓋授受之間古人所甚畏以范文富諸臣定策之功人知勿敢言微王同老自陳寧沒身不見錄王岐公與字之議未嘗有異論也猶曰指社稷為他家而譴之微其子仲修一言亦將無以自白雖然是尚有可諉者曰出好自口興戎自口故言之而不自為怨也不見知而不敢辯也今高皇之蔽志踰三十年而孝皇以繼志為悅不以位為樂凡皆中外所共知是豈較比遲速之間者乎如言者之說則淺淺議聖德也公之知不知庸何恤而揖遜古今之盛觀此不可以不辯

皇朝名臣言行別錄卷第二

皇朝名臣言行別錄卷第三

張燾 忠定公

字子公饒州德興人以門蔭補太學齋郎升上舍政和八年廷試三人授大宰錄宣和初除博士三年連丁內外艱吉再為博士靖康初李綱為京城守禦使辟兼機幕遷正字以越職言事送吏部高宗即位例復行營及宣司官屬之責降者倅常州改湖州以論事不報請祠駕回臨安以呂頤浩薦除尚書司封員外郎改起居舍人秋以祠祿歸六年秋再以起居郎召尋權給舍改兼外制七年真拜中書舍人罷主祠尋加集撰八年召拜兵侍兼權史書冬兼史館修撰九年秋除

寶文閣學知成都府十三年冬主江州太平觀二十五
年帥鄉部兼行宮留守居二年進端明殿學士二十九
年召還感疾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再移病歸尋復觀
正除吏書三十年充館伴金國賀正使疾復作加資政
殿學士致仕明年冬再帥本路復主興國祠 孝宗受
禪除同知隆興元年遷參政以老病不拜除資政殿大
學士三年薨年七十五

詔求直言公疏曰 陛下踐位於傾危中繼遭叛逆號令不
能感人心政事不能厭人望甲詞厚禮祈還 二聖未有
以感動敵情豈曾中之誠未修乎又言賢不肖雜進大臣
惟親舊是用虜方陵犯乃欲議和淮寇縱橫乃欲實粟京
師踈繆如此而侍從不言臺諫不論其職安在

又請置御營司分諸將為六軍命大臣大將為使副各典一
軍以收兵權舉淮南之地分置征鎮使自戰守又乞躬行
實德以率百官又言欲知敵情當厚設爵賞募間探事皆
預備毋蹈往歲維揚之失

又奏臣屢言規模先定乃可為國遷都大事也其年之間方
進臨江復退還浙輔弼重任也一紀之間下命相之制者十
有四進退執政無慮二十餘人規模安在 上曰非不欲
立規模正緣宰相數易耳

虜廢豫使來議和秦檜呈之朝論籍籍公請詢可否於衆
上乃令侍從某議即日條奏公疏數百言大槩謂天方佑
宋當自治以需天時屈膝事人非臣所知又率侍從極陳
失計嘗面折御史中丞勾龍如淵曰達觀其所舉君昔嘗

七人後皆北而張邦昌今爾需附會慶虜計中他日必然背君親矣

監察御史施庭臣擢侍御史府丞莫將賜出身超拜起居郎皆上書迎合者翻黃下吏部公執奏曰故事遷除未有如此之驟力詆兩人引疾卧家秦素厚公命樓炤問疾許直翰死公曰今日進退在我遷官則在他人其惟有去耳秦語人云張子公守正官職不能動也

和議成復河南陝四境土九年正月上以祖宗陵寢久淪異域詔公同光山軍節度使判太宰事士儂偕奉酒掃賜銀絹有差以二月己巳陛辭自武昌信陽入蔡穎五月丙戌至永安軍戊子朝謁諸陵庚寅偕奉畢辛卯由鄭歷汴宋宿泗州淮南以歸六月入對公奏頻年陵下

涸竭使至而水流如故上驚異久之又陳使事十餘條如謂劉豫初廢人情洶洶而我斥堠不明坐失機會羸瑛部伍皆西陲勁兵今在河南尚可收用新疆租賦已蠲而使命紛緜推恩支費薄其與時例願加裁損非甚不得已勿遣使以寬民力上悉嘉納

公往朝拜陵寢民夾道躡迎遂入栢城披荆履蕪隨宜葺之而去及還奏言諸陵下澗水自兵興以來久涸二使到日水即大至父老驚異以為中興之祥上問諸陵寢如何公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默然

成都謀帥上語宰相張某高明練達和正有守可寬西顧但朕惜其去耳臺評朝論亦謂當留公力請行因奏蜀困征繇臣當宣布德意寬一路之民上曰豈惟本路凡

四川寬恤悉以付卿

公奏王和者韜懶也今為其姪兀才所戕勢必渝平乞道京洛關陝因得觀形勢利便謂世將於河池共議邊計且言和尚原最為衝要自原以南則入川路散失此原是無蜀也今諸軍戍陝西饋餉維艱緩急何宜斂兵避蜀口仍乞錢五百緡為儲峙世將皆奏行之公以十年春至益與世將尺牘交馳講畫素定是夏虜果敗盟類蜀吳玠及楊政郭浩大破之俘獲萬計其後公除西府蜀人唐文若草制云保蜀之功善龜先見蓋謂此也

公開府適承歲旱大發積粟以振飢民撫存黎雅蕃部禁嚴貪吏開脩渠堰蠲落江田稅決遣獄訟脩文翁舊亭時與諸生講論經理喜諸葛武侯廟社少陵草堂新張華崖閣政無不舉蜀人大悅

有旨促觀公奏兩郡王名分宜早定 上曰 朕懷此久

矣人所難言開表當議典禮公頓首謝時風俗侈靡財用匱乏公勸 上止北使長之貿易省非時之賜予罷土木減冗吏躬行節儉民自富足 上嘉獎再三

又言甲庫萃工巧以蕩 上心酷良醜以奪官課教坊樂工貪數百增俸給賜資耗蠹不貲 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明日罷甲庫諸局以酒庫歸有司減樂工數百人

虜使施宜生副使耶律翼來公館伴宜生素聞公名畏暴之一見顧翼曰是使 南朝不拜詔者也宜生聞人公以首丘桑梓語之宜生敬公頗漏虜情公密奏之且言宜早為之備 上深然之

再帥江東完顏亮已深入人情允懼公不敢辭亮死襄復求
和詔沿江帥守條具進討恢復計人人馳至幽燕公獨
乞持重養威觀釁而動已而諸將追躡果無功
公外和内剛臨事有仁者之勇在蜀四年尤著惠愛百姓皆
繪像以事後帥李璣贊云公昔在蜀千載一人公今去蜀千
百其身願公再來以慰斯民蓋實錄也

張燾

鄭穀

字致剛建城南鄉之龍池人 政和八年以貢士中第
除安陸教官待次擢信陽尉用賞改承務郎監南康酒
稅除臺簿 高宗即位除監察御史 建炎二年除司
諫又遷中丞三年苗傅誅反正升僉書樞密院事七月
薨于位享年五十

字錕錢塘苗劉逆亂以 上為睿聖皇帝冊皇太子即位公
庭立面折之不能奪私謂逆焰熾甚非結外援不可為者
上章待罪求去將北走平江金陵與顧浩等議興復計太
后降詔不允

遷中丞二凶肆行殺戮日至都堂侵奪撥政公奏乞告示傳

等便宜軍法行之所部士卒可也餘當聞之朝廷付有司以正典刑又言近日差除多出二人之意又更迭出入都堂殆無虛日其所以敢爾者必恃兵之強也王奔之兵非不強昆陽一敗奔卒授首乞告示傳等宜一遵典法章留中平公懇請降付三省施行亂臣雖以加害臣死職不避也章下傳等果出怨言謂直疑其為王奔雖懷恨疾然亦少戢矣

聞二凶以樞密召顧浩以禮書召浚又分浚之兵以五百人歸陝西及浚不受命浚不分兵遂謫浚以散官居柳州擢俊以節度知鳳翔公知皆其姦謀假朝命使外無強兵謀臣内生變亂得以自肆遂奏乞留顧浩知金陵浚不當請遣所親謝纒為賈人徒步如平江見浚等具言城中

令嚴設兵備張聲勢持重緩進使其自遁毋致城中之變驚動三宮此為上策撰杜鵑詩四句親寫令携去執呈諸人以為驗詩云杜鵑飛飛無定棲寄巢生子百鳥依園林花老晝夜啼安得百鳥挾以歸取杜甫言蜀天子化作杜鵑生子百鳥巢之意以杜鵑喻天子以百鳥喻百官內外百官當同心共謀挾天子反帝位以歸宮也嚮至平江以詩徧呈浚等莫不嗟嘆感激奮勵為赴難計怨宣詔以上為皇太弟大元帥幼主為皇太姪監國公震恐不知所為具章謂太后聽政所以保有宋宗庶社稷今乃使趙氏子孫不得居帝位二十日之間降二皇帝使天下無君詔書一出則天下貢賦不至必有仗義而起兵者蒙太后開納宣諭褒美令臣往都堂商議遂得不

降詔書於四方漸謀復辟

荆穀

滕康

字子濟應天府宋城人擢
 崇寧五年第調通州秋晉
 州推興元教除正字著作佐尚書工部員外郎歲餘移禮
 部為司業連丁艱 靖康二年除常少擢起居舍人推
 給事中進起居郎兼討論 祖宗法度檢討官試中書
 舍人罷除集撰提舉洞霄 幸平江再除中書舍人左
 諫議翰奉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密院無何除權知三
 省樞密院從衛 太后奉神主之江表至洪遇虜渡江
 退保慶州論罷提舉明道責授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
 住未期年許自便優左朝請大夫依前官祠 紹興二
 年薨年四十八年遺復龍圖閣學士

上開元帥府於濟州以檄召公有詞學精贍明習憲章之語
公至率先羣臣勸進請築壇如高邑故事公相登極禮儀
其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出公筆詞旨激揚聞者無不感動
流涕

公精忠出於天性平時臨事未嘗詭隨及居論思之地知無
不言見有未合於公論者必反復開陳蒙 上聽納而後
已顯謨直學士孟忠厚乞用父減年轉朝奉郎公言忠厚
隆祐太后之姪 祖宗以來無母后兄弟之子班侍從者從之
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通郡刺史公封還詞頭力陳
義者內侍康履之父也自古召亂不出於外戚之撓法則
出於內侍之干政登極恩各遷官一等義乃以御寶批降
驟遷五等觀此有異於墨敕斜封乎九月降重令行下終

不從命人皆重公有守

駕幸平江陞對奏曰去歲郊禮前數日太陽示變驗之圖史
為異甚大而日官不以聞廷臣不知告使陛下修厥事以
應天者未至此逆臣敢胡不軌天之示象前已著明情弊
廷不知先事而戒也 陛下即位行再歲矣恩倖欽怨而
幾蹈覆轍姦克犯順而未即授首 陛下盍察人心所嚮
而少留 聖意乎今惻怛憂民之政徒為空言而百姓不
以為恩哀痛責躬之詔不著事實而四方不以為信忠佞
並馳而多士解體刑賞失當而三軍沮氣臣願 陛下取建
炎初元以來所下詔書所舉政事孰思審度參稽得失而
罷行之 上褒諭有諫臣風

建炎三年已願浩達幸武昌為趨陝計既還建康又建欽盡

兼中原焚室廬是居民於東南公力持不可時在諫省語
中丞張守曰吾曹當以死爭既執政又懇言之上悟而
止願浩歎曰公真執政之才也孰能受命三日而決此大
計乎

諫官袁植請誅汪黃公言儻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
上首肯久之即批出罷植翌日見上曰昨日觀罷袁植
之命有忠厚之言未聞殺戮之事可戒大哉王言也太
祖以來未嘗戮一大臣國祚綿長過於兩漢者此也不
上大悅

王庶 敏節公

字子尚慶陽人 崇寧五年進士第除慶州法秦州察
推改司儀曹兼秦鳳路提會宰涇州保定縣倅懷德軍
涇原經司機宜言免 靖康初為陝西運判兼制置解
監使歷京西漕改知懷州直徽猷陝西都漕 建炎初
除龍直廊延經略安撫使兼知延安陞集撰龍制節制
陝西六路軍馬制置永興軍路以延安失守自劾去俄
丁母憂張浚宣撫奏并興元授參議利路經撫使利夔
制置使嗣陝西五路加徽直知成都又改嘉州俄奉祠
被宣撫使劾擬舉太平觀復起為參謀改知遂寧雜復

官觀再召除湖北安撫知鄂州復顯制改知荆南府荆
湖北安撫使七年復徵直除兵侍八年遷兵書除樞副
視師江淮虜使來促還以疾乞罷以資學知潭州兼湖
南安撫使明年言者劾罷提舉洞霄宮十二年責備德
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卒貶所 隆興中追復資學
左通議大夫

金人入寇公方調官京師李邦彥問計公曰朝廷宿將名動
夷夏者無踰種師道宜付以西兵使入援然後遣使諭河
北河東州守各置兵並河要害處或果敢疾驅渡河犯畿
甸可 詔兩河州縣各部勒軍馬邀截其歸路京師持重
固守出奇兵絕其樵採不過兩月使無死馬隻輪之返邦
彥夫能決明日以告樞密院蔡攸曰陝西豈復有兵有亦

安可用公曰公近以涇原帳屬罷本路步騎孺十餘萬備
邊外尚可得十萬不兩月可集京師他何慮哉不能用
達炎初元詔公治延為鄜延經略力辭八月麟府丹等州告
急遂分遣兵將自府州而南沿河至馮翊據守要害賊乘
水渡河犯晉寧繼侵丹州公遣別將捍賊屢克明年賊至
馮翊清水河渡兵破潼關諸處公初聞賊渡河檄諸路約
共討賊而迄無應者獨遣劉光烈斷河橋與賊戰于窟
泉乘勝破大散關賊犯郵坊公廼并河東援兵從間道據
守要害時急危報至公掃壁赴敵將至靈時賊火康定而
去虜有自熙河還者併趨龍坊公復進兵同官檄劉延亮
設伏于神水峽邀其歸路賊知公至一夕而遁
知延安以涇原統制曲端為都統制公政嚴多誅殺將士嘗

曰設曲端誤我亦當斬之端聞而恨未有以報時虜驟至延安正軍纔二萬公召諸路兵未集端不出兵為援公退屯龍坊虜乘虛陷延安數日端至以兵衛公且曰節制何自至此哉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為天子愛城乎公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謀即軍中誅公而併其兵因問公印何在欲奪之會朝廷遣謝亮使夏國端夜往見之曰延安五路喉衿今既已失春秋大夫出疆之義得以專之使者苟一誅賊將南歸而報乃使者展節之時也亮曰奉使有旨以人臣而擅誅于外是跋扈也公為則可自為之亮無預也端乃去公以故忿端欲殺之

張浚自富平敗歸始思曲端及公之言可用公時持母喪居

蜀乃併召之公地近先至會浚於平涼道慕洎西叛金人侵軼不已衆議退屯川口以俟變定浚連夜西還公力陳撫秦保蜀之策勸浚收熙河秦鳳兵扼隴關以為後圖浚不納

浚承制領公龍圖待制知興元時虜已逼河池浚謂公曰不早聽公勢果乃爾興元屏翰四蜀公能為我保此乎公曰公獨為相公踈遠客請先所親乃復徧詢張深程唐劉子羽孫渥輩皆屏氣失色公毅然起曰諸公平日自言以忠許國事危皆遠巡私已忠國家者如是乎公遂受命羽書益急張深劉子羽徑趨小益行府移閬中而興元帥事草掬留統制司王宗尹柴斌兵二千馬不滿百使公守公募民為兵教以坐作進退之法廣張聲勢示之間暇虜懼公

威名遂略階成鳳三州而退相繼河東陝西潰師多舊部
曲往往來歸不數日有精兵二萬

公又籍興元府梁洋諸州邑及三泉強壯每兩丁取一三丁
取二與免戶下物力錢二百千蹄曰義士每五十人為一
隊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日閱武於縣月閱武於州不半
年有兵數萬每遇州教則厚犒賞之教閱有方可以出戰
則令尉改京秩張浚言于 朝其後合興洋三泉四郡義
士至七萬餘人

公知荆南府兼湖北經略安撫使公既老愈通習天下事因
入對首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士氣之委靡願振拔名節士
起其氣又論安危在修已治亂在立政成敗在用人
上覽其言公因請曰臣肝膽未盡吐也願賜臣間得幾數

于前 上乃燕見之公言益深嘗跪而問曰 陛下

下欲保江南無所復事如曰紹復大業都荆為可荆
州左吳右蜀利盡南海前臨江漢可出三川涉大
河以圖中原曹操所以畏關羽者也 上大異之

時荆南屢為盜殘公至鎮江與士卒披荆棘致材用
治城隍繕府庫解舍畢修陶瓦為民室廬闢市區
如承平時流庸四集公乃下令有欲吾田者肆耕
其中吾不汝賦有能持吾錢出而得息者視其息
與去之日多少授其職有差武吏爭出應令未幾
還輸其息府庫大充得以養兵遂成軍隱然為雄藩
公為兵部尚書論制狄之道在於愛民周文王問太
公以為國太公曰愛民而已兵書無不本諸愛民

者今措紳無一言及民何也敵之強弱吾無與也
顧在我者何如耳古之已衰而興者未有不由於
威令行紀綱立既盛而衰者未有不由於威令不
行紀綱不立求古之言不若論今之事群臣有言
慮合 聖心者願略煩文為簡易與之反覆圖成
敗 上歎曰大臣才也遂除公樞密副使三辭不
聽遂論江西淮南廣東盜發四十餘輩出於凍飢
宜蠲平賦役治部使者守令貪虐以慰安其心且
曰負 陛下恩德壞 陛下天下者彼則去矣
陛下為宗廟社稷主何所之乎

自鄧瓊叛張俊擅棄盱眙而歸諸將稍肆

紹興戊午命公

視師江淮公素有威嚴臨發勞師於都教場軍容嚴整

便服坐壇上自大將三衛以下雖身任使相悉以戎服步
出朝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莫敢仰視自多事以來所未
有

時殿前都虞候楊沂中怒繫其統制吳錫戶侍向子諲謂錫
可用公奏釋之使統兵屯淮西遂以張俊前部張宗顏將
七千駐淮西巨師古將三千屯太平州取韓世忠兩軍屯
天長泗州使緩急相為聲援劉錡軍鎮江為左根本時
朝廷以諸將權重欲撫循偏裨以分其勢張俊覺之謂
府錢糧官劉時曰鄉人能為我言於子尚否易置偏裨
未宜遽先處已可也不知身在 朝廷之上能幾日公
聞之曰為我言於張七不論 安與未安但一日行事
耳

公初論虜不可和於道上疏者七及見 上又六疏有曰
先帝北征而不復天地鬼神為之憤怒 陛下與賊有不
共戴天之讎忍復見其使可其將何以為心其將何以為
容其將何以為說且彼之議和割地不過以畫河畫淮二
者而已若曰畫淮則我之固有而淮之外亦有見今州縣
所治如泗州漣水軍是也既為我有何用和為若曰畫河
則東西數千里荆棘無人之地倘欲宿兵守之財賦無所
從出彼必厚索歲幣以重困我矣不如拘其使而怒之及
虜使至公拜上章力執前議有曰 陛下當北狩之
役龍飛睢陽匹馬渡江為舟航海以至南劉之
變艱難萬狀終無所傷天之相 陛下厚矣至
今雖未能克復故疆鑿與順動而大將互列

官軍雲屯百度修舉較前之日可謂小康何若不念父母
之讎不思宗廟之耻不痛宮闈之辱不恤百姓之冤逆天
違人以事夷狄乎秦檜方挾虜自重以為功絀其說公語
之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 趙時而此虜耶檜大恨公
又抗章求去遂以副樞出知潭州尋 詔落職與
祠

檜怒公異已不附和議諷言者論其居江州強奪民田責
節副道州安置後卒于貶所其子之荀之奇撫棺而哭曰
秦檜秦檜此讎必報親舊比掩其口曰禍未已也

沈與求 忠敏公

字和仲湖州人 政和五年登進士第 靖康初為常博
建炎末為侍御史 紹興二年除中丞遷吏書三年提舉
太平觀七年以龍圖直學知鎮江 召為吏書兼權翰學
兼侍讀除參政五年兼樞密院六年除資政學士知明州
未幾提舉洞霄七年除同知密院尋知院六月辛年五十一
公以軍儲窘乏首陳屯田利害為集議二卷上之又言先務
急莫如兵今兵權不在 朝廷須有密院及兵房兵部但
奉行文書而已願詔大臣講求利害益修軍政助成中興
公居侍御占象者言夜有赤氣亘天有白氣如練貫之公言
此天心仁愛 陛下出變示警也且天子所在謂之朝廷

今慶州一朝廷秦州一朝廷號令之極至為詔矣願救張
 浚等止降指揮勿得為詔令又論相天子之職也願親書
 所屬意之臣姓名禱于天地占而用之仍舉行 開寶
 故事使參政得與宰相輪日知印文論劉光世軍各
 及罷浙西預借苗米置諸軍功罪簿 詔三省以次施行
 公言徽嚴水泉暴湧漂及城郭廬舍臨安火延居民至萬餘
 家至大變異常同時而見可畏也 陛下當於行事之際思
 其所未至者加之以誠則天地感格陰陽和平災異之生
 百

逆豫於京東造舟則海道當防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
 公言使賊舟得至向頭則已入吾腹心之地矣如通州料角
 泰州石港水勢湍險海舟至此必得沙上水手方能得

僅於此為備益拘水手養之以待用則虜亦安能衝突
 詔以付都督府

上飭近侍出金盤樽等賜光世三帥酒一行并以所飲食器賜
 之陛辭而退公曰將軍 國之爪牙推轂受帥則聞之矣
 天子御坐賜卮酒而親勸之未之前聞其禮甚重臣聞
 英宗待司馬光嘗有是賜其後 淵聖用李綱實
 踵行之光世等乃蒙寵榮如此必思所以

圖報

公再居言路或疑其論范宗尹所引用者悉出之公曰近世
 人材視宰相出處為進退蓋習以成風今當別人之正邪
 能否而公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而使視宰相為
 進退哉

沈與求

汪澈

莊敏公

字明遠饒州浮梁人登 紹興八年進士第主新喻簿
改吉州教養吉改沅衡二州教二十六年万俟卨相薦
為正字遷校書郎二十九年擢監察御史尋進侍御三
十年知密院八月遷侍御明年除中丞荆襄宣諭三十
二年入對拜參政六月視師荆襄 隆興初入奏乞祠
除資政學士提舉洞霄言罷居台州明年冬復端明學
士知建康 乾道初召知密院并樞使二年引疾以觀
文學士并領洞霄越三月起知鄂州兼管內安撫使改
知寧國四年改福州帥本路七年告老八月薨年六十

三

孫道夫奉使北境回言金主亮詰以關陝買馬非約恐將求
釁于我公因言立國惟文武二道而人才尤不可偏要當
求於無事之時望 詔帥臣監司於本路大小使臣舉賢
謀可充將帥勇鷲可率士卒者其侍從臺諫如有所知亦
許論薦

公為侍御極陳利害且曰慮之有素則事至而安靜慮之無
素則事至而倉猝自講和以來諸將擁重兵高爵厚祿養
成驕恣 朝廷宜有以懼其心作其氣戰士役以伎藝而
老病之不汰逃亡之不補宜有以蒐閱之使有鬪心而樂
為用文武官平居常患其冗臨事則無人可用當預選實
才不泥資格以備緩急之用

公上言昔 慶曆之初京師一日無雲而震 仁宗以天變
如此由夏竦效邪亟命黜之前日無雲而有雷聲人情駭
異其變蓋在大臣

紹興辛巳正月夜風雷雨雪交作公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震
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拜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
夕之間二異交至陰盛也今臣下無文姦萌戚屬無垂刺又
無女謁之私意者殆為夷狄乎願 陛下飭大臣常謹於
備邊也

公言天下之勢強弱無定形在吾所以用之 陛下屈已和
戎厚遺金繒而彼輒出惡言以撼吾國若將唾掌而取三
尺之童無不痛憤願 陛下赫然睿斷置帥江上而專付
閫外之任益兵上流而增重荆襄之勢渡師淮甸而守其
要害嚴備海道而遏其牽制然後以不共戴天之讎在原之

戚下詔以告中外將見上下協心其氣百倍機會之來聞不容髮在 陛下斷之而已

公爲中丞入對言講和之義將帥養驕軍政墮弊軍士之稟給薄者幾無以自活宜優恤之以養其力又言淮南山水寨舊來鄉豪自相結集當隨宜存恤使自爲守無令監司州縣擾之庶收其用又言軍旅將起宜條其不急大加節約以徇今日之務從之

公爲湖北京西宣諭使自鄂渚至襄陽撫諸軍御前都統制田師中擢兵父且老公恐緩急不可仗奏罷之議者又欲置襄陽而并力守荆南公奏襄陽重地爲荆楚門戶不可棄也

壽皇登極命公督師荆襄公遣趙樽守唐王宣守鄧別選偏

將分據要害又請賜皇甫偁軍號官爵初蜀師頓德順軍爲虜所圍公欲以兵助偁牽制之會 上命中使齎手筆勞公曰卿文武兼資以戰以守臨機制變公因奏虜方併力拒西師宜分遣趙樽王宣若師襲洛仍令兩淮掎角中原遺民必響應一舉可定豈特解西師而已 上以議和喻言不宜遠略公念襄漢宿兵饋糧艱阻昔之沃壤彌望荆榛乃與漕臣議因古長渠築堰通流募問民汰冗卒十人爲甲五甲爲隊三隊爲屯受也給牛各有等差付之種谷按之廬舍而薄其課秋成第輸種餘谷官以緡錢市畫爲三十八屯規模詳密人方勸趨而西師退保虜勢遂張蓋 隆興初年也

周麟之

字茂振祖居成都後為海陵人策進士尉常州武進
中宏博第一宣州教不赴授學錄兼祕省校勘勅令
所刪定改正字尋權中舍責徽州倅高宗更化除著
佐郎兼禮部員外郎進大著起居舍人復攝西掖真拜
中書舍人兼實錄院同修撰直學士院上徽宗實
錄兼同修國史拜兵侍南郊充執紼徒給事中除翰
學兼侍讀使金還兼吏書累官左朝奉大夫紹興
十年同知樞密再命使金力辭責祕監分司南戶老
瑞州孝宗登極沛恩復故官沮之者特許自便隆
興二年薨年四十七

南渡三十五載虜亮渝盟 天子如威未討議遣使賀遷謂
是役也將規國厭難視常時萬不伴矣公暴嘗修好為所
敬禮即出節命之受 詔治任行有日會 天中節慶使
至特慢書指各將相大僚且索兩淮襄漢地中外意為
自為忿翌日公入奏言循虜意可上宜練甲申徽靜以觀
變使不當遣 上曰卿言是也彼欲割地今何以應之公
對曰講信之始分畫封圻故應有載書存願出以示使者
厥請將自塞如公計其人果無語
上既奮然濯征獨玉帛之舉朝論未一公語所親曰死國臣
子常分况吾素志耶借殺身而有益國如其甘如飴願今
不可耳遂上疏極爭之曰臣聞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固不
待上智而後知昔日之和戎今日之渝平是已累日以來

側聽 聖訓仰見庶謨雄斷不惑羣策唯是遣使一事遲回
至今曉夕深思盖有不可者七若彼有速亡之形我有恢復
之冀有血氣者類能言之在 陛下審處而應之爾臣當竭
智畢力協贊事機謹使搖尾乞憐復下穹廬之拜臣切恥之
疏入 上大怒陳康伯見公以國事勉之公語侵康伯康伯
曰 上若遣公聞命即行公卒辭之 詔撰張俊碑文成奏
御天筆批其後十八字曰誌銘叙事詳盡造語簡要披覽
再四但有歎嘉士林傳託以為寵 公姿儀洒落進止
重班冠玉笏望之者音神仙中人

周麟之

皇朝名臣言行錄別集三卷

皇朝名臣言行別錄卷第四

葉夢得

字少蘊蘇州吳縣人 紹聖四年登進士第尉丹徒
 崇寧元年除婺州教三年召為議禮武選編修官四年
 遷祠部員外郎五年徙起居郎大觀初為中書舍人兼
 實錄院修撰兼直學士院二年為翰林三年以龍圖閣
 學知汝州尋免提學洞霄 政和五年除顯制知蔡州
 六年復舊職重和初知穎昌 宣和二年提學鴻慶七
 年召為吏書再提學鴻慶 靖康初知穎昌 建炎二
 年召為翰林拜戶書二年遷尚書左丞資政學士提學
 中太乙兼侍讀 紹興初為江東帥三年洞十年召除
 建康留守十二年知福州十四年授崇信軍節度使十

八年卒于湖州

為編修纔六日蔡京亟薦之

召對論自古帝王為治必先自治其心今國執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才有邪正民情有休戚若不先治其心或誘之以貨利聲色則所謂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嘗不顛倒易位而况求其功乎上異之京謂曰公言得無意乎公曰此公所事也

論朋黨之弊曰朋黨之勝本於重內輕外且今之自外召入者苟有才長計日可取貴顯又况阿附趨倂別以智巧得之一居要位非譴謫則不去而居外任者非被罪廢黜則孤寒無援之人也夫以內為榮進之途則苟可以安于內者人誰不營以外為譴黜之所則苟可以免於外者人誰不避祖宗時宰相罷班或補外未幾皆復召用至於

政從官更出迭入未嘗有間夫使不慕居內不畏處外內外去來各適為志士大夫苟知自愛則亦何必捨彼而趨此

蔡京復相所立法度已嘗罷者皆復行公召對論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陛下前日所立者出於陛下乎出於大臣乎及罷之又復之亦出於陛下乎出於大臣乎今一大臣進以為可作則法度從而立一大臣進以為不可作則從而廢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而不出於已者乎願度其可復者復之可罷者罷之則天下治矣京初欲以童貫為陝西宣撫取青唐公聞見京問之曰貫以八寶恩除節使已非祖宗法今又以執政之任付之青

唐 朝廷所以欲得也。使成功則何以處之乎。京有媿色。既得青唐公。又見京問何以賞賈。京沈思未有以。荅公曰。節度使上。惟有開府儀同三司。不識。朝廷遂與之否。京曰。恐未至。是公曰。甚幸。外人以為必進此官矣。公憂不能寐。前為節使。公不當制。無可言。今若進使相。萬一公當制。決不敢命。辭然亦不敢逃。諂勢必過。嶺倘相公念之。得一善地足矣。京笑曰。公慮事每過好相矣。此人亦何可犯。衆窺公者多。何不自畏禍。公曰。幸不至此。則已。設或有之。公日言與他日言其受禍一也。何遲速之間。公在朝廷數正京過差。京初察其無他。間多開納。有不然者。特以為介僻不通人情。或曰。畏懦易動。以浮言耳。未以為過也。白石公弼附張康國。鄭居中等。始頗追咎薦非其人。

然公所薦士固不一。非欲為之黨者。京再召公見之。問還朝當何先。人材孰可用。公曰。公所以見議於天下者。權太盛。意太果。以喜怒為賢否。以恩怨為廢置。耳。方公居位時。士以諛說日獻。不暇何敢。輒逆耳。幸今出外。踰年。公所聞必亦多矣。惟虛心平氣求。抵於是而已。然今有大患。各重費用。事天下之權。半分於官者。今則梁師成。楊戩等數十輩。踵貫而起。宰執用捨。多出此曹。公不能先痛裁制。使國柄復歸朝廷。雖公之喜怒哀怨。且不得騁。况求其是乎。宰相公嘗為之得失。亦何計。京改容曰。極是。積漸至此。京不得為無罪。因論俞稟。頗力學。有志於遠大。似與目前稍異。京曰。公亦知之。既相即用。稟為中丞。而稟首陳六弊。無所顧望。又發劉炳為舉子。時為富人竇盪代筆取貨。事炳方

自拱州道見京教京盡除居中等黨法度不問是非一切
皆復得召為戶書京方得倚為腹心於是積前事大憾公
謂蔣黈曰前為其屬石公弼今為其薦俞卓兩敗吾事遂
有相惡意而劉炳等從而媒孽曰夢得益欲自為門戶素
何嘗以公為是炳與其弟煥將猷翟汝文蔡靖毛友十數
人皆居中所逐者相繼召用獨公不召

為戶書請 上南渡阻江為險以備不虞巡幸 上曰自揚
至瓜洲五十里聞警而動尚未晚公曰鄆河僅通一舟恐
非一日可濟也復乞命重臣為宣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
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不
報

公言

靖康之失在固守京城而不知避也事有緩急必當

從權伏望

陛下連下情遠片候如必至於過江則亟降

詔以諭中外則人心安矣又願取諸要郡東則鄆徐南京
西則穎壽和州南則唐襄荆者各立軍數使之召募仍命
大將與帥參治復選近臣為總帥以節制之又棄輿或駐
兩浙則鎮江金陵尤當先治 陛下毋以宇文虛中奉
未回意和議為可恃也 靖康正緣恃和議而陷虜計今
安可待萬里之報哉

安可待萬里之報哉

宰執從臣議幸杭州未決呂頤浩及公以首叩地願且留此

為江北聲援不然虜乘勢渡江愈狼狽矣宰執以為是

方臘之亂江浙被賊諸州皆蠲其賦而兵無所給乃詔發運
陳亨伯經制東南亨伯請以七路之財補其乏始設比較
酒務量添酒價及商稅額亦增一分并賣契紙與公家出

納每緡收二十三文並號經制錢 請康罷之至是公言
經制之法添酒價增稅額并賣契紙等錢皆求於民之所
欲而弗強其所不欲故酒價雖高未有驅之使飲稅額雖
增未有迫之為商者其他類此望復行之

公為留守團結松江民兵數萬至是呼集分據江津仍遣其
子模領數千人守馬家渡虜使吾叛將羅瓊以輕兵來
犯覺有備乃去

初建康屯重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權貨務所入
不足以贍至是禁旅與諸道之師皆至公被命兼總四路
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無匱未幾
以觀文殿學士寵之

公帥福建宰執奏公循晝弭盜之事 上曰盜之竊發多緣

守令莽人措克所致宜令帥司條具凡有害於民者除之
自此公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戕三策並用

葉夢得

程瑀

字伯寓祖于新安賜宅歙縣後徙居淳梁王父以季女
妻同邑臧氏久而未字公生乃以嗣其姑初爲臧氏由
上舍擢第一 政和六年釋褐授太博提舉京兆寺事
未行除校書郎四年丁臧氏憂召除兵部員外郎七年
充送伴高麗使秋引法歸本宗借給事中奉使河東假
戶侍河東幹當使還除左正言乞外不許忤 旨除屯
田郎官又添監漳州稅務 高宗即位除司封員外郎
遷光祿少卿第進士改司業丐外祠主管明道宮 紹
興初召赴 行在入對大臣議論不合力丐外直祕閣
江東提刑明年除常少入覲拜給事中兼侍講三論權

邦彥不報丐罷除兵侍不拜除龍制知信州臺官疏留
復給事中久之復申前請 御批與郡知信州給舍疏
留復留疏論席益數日爲言者論罷提率明道四年除
徽制知撫州以親老丐祠提率興國六年連丁兩憂吉
除守嚴州未行改宣州奉祠十二年召拜兵侍兼侍讀
趙鼎尋加兵書去端揆不合乞祠除龍李知信州上饒
大水奏入時宰惡之遂稱疾請祠提率太平觀十九年
進封廣平郡開國侯明年陸升之訐李光野史棘寺謂
不合與通書門降授朝議大夫二十二年正月薨享年
六十六

金人陷燕山又陷太原樓書至 朝廷遣使議和衆首鼠莫
敢往公獨抗疏奮然請行遂使河東或以咎公公厲色曰

當 朝廷危急之秋苟利國家雖捐軀不計也將行會
欽宗登極虜聞相顧失色始有講和意及虜將至河上王
師焚橋不戰而北京城大震密議南狩右丞李綱持堅守
之說衆心稍定虜使來邀大臣議事詔李綱鄭之望往既
議金繕數且許割三鎮地有 旨公與秦檜往河中乃入
奏云臣等但願奉使講和未嘗請割地則自有主議之人
不報即見吳敏申前說敏見拒甚力遂行夜至虜營無所
係屬樞密路允迪以坐氈假公席地而卧遲明上馬北去
暮則張幙藉草野宿越數日糧糈告盡僅分甌粥將至中
山虜命一軍與公俱至城下諸師已先得 朝廷密諭俾
勿割城守甚嚴虜使王訥來至城下遙語復不能下遂與
俱至燕山而還時 靖康元年四月也 本朝諸公聞公

南歸舉劾相慶

歸對于崇政殿 欽宗曰國事艱難極知卿奮不顧身慰勞
備悉公奏乞修塘濼飭士兵增莫州戍又奏金人所恃者
馬今當修武備為險阻使不得馳突始可與較勝負上
曰卿料虜今冬來否公曰臣謂必來 朝廷以臣為張皇
然臣不敢保其不來 陛下第力為戰守之計

紹興初入對疏言金人肆亂於今七稔 陛下自南都遷維
揚自維揚迂會稽推奔播畏避此豈虜真不可敵哉願吾
不敢與之敵耳因畫十事曰厲志氣躬勤儉訪賢才求將
帥申紀律治財賦廣召募治舟師謹命令責事實又言
陛下朝夕孜孜曷嘗不以兵戎未息為憂然積弊之極文
移困於煩多士俗淪於奔競職業曠於因循財用專於浮

靡以縱姦為長厚以廢事為簡靖毀譽失真偏私室口正望
詔大臣一新庶政或可興衰撥亂

言治天下之道必自學始然人君之學不在章句當攷治忽
之跡賢否之卜而其要又在於正心誠意

言漢光武親臨戰陣 上曰朕方欲措置江上軍將定疊即
單騎往按視撫勞以作厲士氣公曰累年金人入寇皆望
風逃避 陛下能屈萬乘則士氣自振矣

居瑣闥以平奏自任抗論無所阿避會除權邦彥僉書樞密
公論其五罪凡三疏不報委以次官書讀公乃丐罷復除
給事中

言內藏之違小欲助有司經費大欲有事戎虜至仁遠慮則
欲警急可以取辦不至橫索於民 兩渡以來內藏不復

有所積故歲撥左藏錢身數萬志之至是復令允借不識
所費何至如是望 陛下俯憂時事之艱難仰觀 祖宗
之志慮踐節儉之言卹供輸之困

上方厲精稽古留神經學一日與公從容論左氏春秋窮究
指歸且曰胡安國近進政論極好公曰安國經行素高兼
達治體朱震亦深此學 上乃召問繼又訪人材於公同
薦徐俯曾開程俱范冲皆一時名流

十二年和議成公入見言 陛下上念 太母俯憂生民甘
心屈己力主和議卒使強悍革心迄從聖欲更願 陛下
不以今日為愈於昔時謂可以少休猶加聖心復言今日
祖宗之故地未復 父兄之深讎未雪豈得遽為休兵
武計哉願 陛下厲志而已

禁宮朝獻後公因言土木之功勞人費財營造之過禍敗
隨之如近日景靈與外殿之役誠不可已臣願此外一切
禁止

公酷嗜論語研精覃思隨所見疏二冊練塘洪先與祖蚤以
是書從難疑辯惑者二十年得公所說即為序冠其編首
有曰養孝悌之本原明忠恕之不二感發於孔子之一貫
流涕於周公之四言凡若此類皆古今學者不能到公亡
其書益行尚書即魏安行將漕京西銀板流傳或以示檜
檜怒曰伯寓著書相誇後世信其言為是而議檜為何人
洪魏何至作叙銀板耶乃諭言者論決魏禱官南墓符下
京西搜書焚板

程德

王六賢

字元龜其先居溫陵徙潮以舍選試禮部 建炎戊申
 登龍飛榜第二名授南雄教授移病百日罷 紹興初
 除樞密院計議五年諸王官教皆未上罷八年監登聞
 院主管崇道再祠閑居復八年除連州守尋知袁州除
 司業兼宗政說書召直敷文知溫州三十年福建憲
 自與祠家居累歲廣東憲除禮侍踰旬試右諫議大夫
 月餘兼侍講試兵侍力請外以敷直提率興國乾道改
 元召致致仕試禮書不兩月罷予祠言者欲鐫取 上
 不許六年四月薨享年七十七

趙丞相自溫陵守謫潮公從之游日講論語趙公喜謂公曰
 元龜昔監登聞而乞祠得無望乎公謝不敢趙曰人有諛

公者故有是命觀公文章孝識直諒勁正廷臣無出右者
抑何誣也且吾此來平時薦引之人蔑有至者公獨肯來
不賢而能如是哉吾過矣吾過矣又謂欲知讒者名乎曰
不願知也趙益稱歎久之

知連州張魏公先謫是州即命其子斌從公幸 紹興戊午

黨議浸起張趙客貶斥無虛日人為累息公獨泰然州帑
素窘魏公俸不時得公以經制錢給之魏驚曰如累公何
公曰得喪命也魏歎息

知表州宗丞沈清臣以詆和議忤時相貶沅道過表公曰吾
同年生也留之數日僚吏白恐觸丞相頭公笑不荅

尋理舊著周易證義六卷表進于朝 上謂宰相王公所進
書深得經旨

孝宗居潛公於講筵奏云 陛下富於春秋儲貳之事大未

容輕議切見天族近屬毓德郡藩有年矣欲望斷自淵衷
擇可立者寵以王爵俾中外之望進讀畢 聖語溫粹公

喜曰上受直言古所未有

孝宗即位明年公奏漢高祖開基孝文躬節儉天下一歸於

淳厚言高祖初業太宗行仁義天下一歸於富庶望詔大
臣尚敦朴損虛費則淳厚富庶之俗復見於今

言艱難以來曰征曰和浮議不根 陛下即位四方翹首
以望恢復而國是未定願斷以國是則中外協力成功矣

言即政之初當念 祖宗積累之基痛河朔陷溺之民革姦
蠹之宿弊篤緝熙光明之聖孝戒飭內外務崇節儉嚴戢

盜賊以固根本尋除侍講遂上曰太上謂卿邃於易孝敦

有是除

魏公都督公力讚其議所奏強本足用之說十蓋六七已而
師潰而歸群議洶洶公持之益堅即進曰近日宿州退保
眾議紛紛危疑之情虛實未辨若非果斷持重何以息群
情止橫議

在官悉心力知無不為自入仕四十二年居官僅七稔閉居
權要素所知者一不通問疾革忽喟曰大恩未報中原雖
戴宋未忘玩歲愒日正恐恢復之期非日可冀言訖而
瞑

卷之四

皇朝名臣言行別錄卷五下

廖剛

字用中南劍順昌縣人 崇寧五年第進士歷縣主簿
州判官錄教五任改漳州錄 召除監察御史以親老
引外得興化軍 靖康初以左正言召未赴遭憂服闋
以工部員外郎召辭除建憲尋召為吏部員外郎遷起
居舍人權吏侍兼侍讀明年遷刑侍馬外以徽閣直知
漳州 召還拜中司除工書 紹興三年卒

公乞經營建康為固守計又言帝王之孝與文士異因援孟
子言天下之本在身大孝言治國平天下其端在正心誠
意願去末孝之無益坐進此道則可福群生矣

言東南之民困於轉餉江淮之兵欲救之莫若屯田昔郭子儀河中軍乏食自耕一畝將校以是爲差今詔將校如子儀之躬耕者加賞之彼必榮而胥勸矣昔漢之力田者與孝弟同科比年兵賞遷資者以萬計誠詔之曰每耕田一頃與轉一資又如諸葛亮分屯渭濱軍民雜居今誠詔江淮失業之民借種免租軍不侵擾則彼相率而來矣此三說也 詔督府措置

公嘗上封事乞早以建國公正皇子之號大略謂惟誠足以動天地感人心今意雖有屬而名未之正恐未足以慰幽顯之望

公入對言今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守及兵驕官冗之弊蓋不一其原則在於一人之身若意識心正以照臨百官則是非不紊姦邪洞見天下之弊可次第革矣

公爲中丞首奏言人主惟患不得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之人與之濟民仁壽之域若區區藝文之末豈所當留神者哉中執法固當維持邦憲擊去姦邪之爲國害者乃捃撫細故矜芻爪何足道也

秦檜當國謀爲植黨固之計欲假臺諫之力逐異己者公本檜所薦及居言路侃然守正無所承望每因奏事論君子小人朋黨之辨反覆切至檜遣人風之則荅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枉道徇人非吾志也會有故從官嘗委質叛臣之庭以與檜有姻故歸自虜境除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使奉朝請公顯奏其惡愈觸檜怒又嘗從容建白

願起舊相之有人望者處之近藩重鎮檜聞之曰是欲實
我何地耶既積忤檜遂出臺而公之名聞天下
公謂鄭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講和今以背約有何面目
尚在 朝廷億年氣塞檜以為譏已乃曰尚書曉人不當
如是億年懼求去

廖剛

胡舜陟

字 績溪人以監察御史遷侍御 建炎三年除祕
撰知廬州尋除徽猷待制准西制置政公江制置知建
康尋除徽猷亭士守靜江為府吏以買馬折閱事誣於
廣西運副以其事言于時相遂入其言制勘靜江府終
於獄

公為監察御史言御史耳目之言以言為職今多事之時以
開言路為急伏望 睿旨下本臺令增入監察御史言事
之人以復祖宗之制 詔依

靖康丁未高麗來貢公言自 政和以來高麗使歲至淮浙
之間不勝其擾今高麗事金國必窺我之虛實以報虜望

止令師表以進却其使還

公言今日戎寇侵陵國勢危蹙豈可坐以待亡昔湯武高光得賢為輔故成帝王之業今陛下所用皆非其人唐恪俗吏取南仲腐儒何樂狂生聶昌凶人李回差勝亦迂闊獨陳過庭孫傳忠直然又非經濟手今欲轉敗為功惟擇任人才是先

公奏竊聞河北寇已遁去今日備禦之計尤不可不講正使愛日而圖之孜孜汲汲以至折膠之時猶恐弗及願陛下下詔三省樞密院使各加意務為實事更惜寸陰而為之先修邊防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雞鳴而起曰今日為某事用某人明日亦然日復一日所為不輟庶幾為先慮之防伏望 睿斷督責大臣使之愛日惜晷邊備

又奏今日邊境備禦之計兵可練也粟可積也獨將為難用用師以將為先而得之至難不可不為之慮 國家自童貫握兵以來選將必先其家奴其他皆以賄進貨賂公行其門如市至譚稹主兵悉效貫所為二十年間將由此選能得天下之奇材乎望 詔宰執侍從以至省臺寺監監司郡守將帥之臣并奉文武官才堪將帥不限人數以聞又奏伏見堯說之奏乞皇太子講孝經讀論語問曰讀爾雅而廢孟子臣切謂孔氏之後深得聖道者孔子而已蘇洵曰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 神宗聖孝高明尤好其書故以之設科取士說之本州縣俗吏初無孝術豈知孟子乃以為百家而黜之不惟欺罔聖聰使皇子不聞七篇之義以開發智慧臣恐此說一傳惑天下學者相習成風妄出

臆見詆經謂史無所不至願
詔東宮官依舊例先讀論
語次讀孟子

公言今日措書中原且法
藝祖命郭進李漢超董遵誨等
守邊之術以三京關陝析為四鎮擇人為節帥使各以地
產之賦養兵自衛且援鄰鎮如犬牙相錯又京帑積錢千
餘萬緡且給四鎮為糴本若四帥得人則隱然為國長城
庶幾中原不失江左可居 詔付三省

公知廬州請身守江北之地以護行在且言淮南群盜大者
數萬小者數千欲以本州鄉兵將兵及所降劉文舜之眾
共二萬人仍更招群盜須數萬結之以恩御之以威足以
捍虜若其養兵之物與夫屯泊訓練戰陳之方則俟面奏
上州其言遂除淮西制置使

公帥廣西與呂源有隙呂奏公賈汙僭勳又以書批秦檜言
公非笑朝政檜素惡公入其說奏遣理丞表柎燕仰之往
推劾之居兩旬辭不服而死公再守靜江有惠愛人聞其
死皆為之哭丐者亦斂數十錢致祭既而其家訴冤再遣
官究實言舜陟受金事涉曖昧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
過於是柎等皆送吏部

胡舜陟

言行錄

二八

衛膚敏

字商彥上世齊人唐末徙錢塘又徙華亭今為華亭人
宣和初上舍奏召上擢為第二人授南京宗博越數
歲召為校書郎假給事中使金虜淵聖受禪始還進
三等官遷吏部員外郎尋假常少迓高麗使建炎初
遷衛府少卿擢起居舍人拜右諫議兼侍講二年拜中
書舍人忤時相除集撰提率洞霄三年拜刑侍進禮侍
尋上印綬卒年四十九特贈大中大夫

金人新和徽宗命公為生辰使公言虜生辰後天寧節五
日今虜未遣使而吾反先之於威重已缺萬一不至為
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脫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上然

之金人果不來公置幣而返

宣和七年復往金國道逢賀嗣位使許亢宗許言虜且大入
止公毋行公不聽及燕報愈急衆恟懼不敢前公叱曰君
命也其可辭乎又疆知虜渝平益不爲屈虜答書欲以押
字代印章公曰押字施之臣下可也豈所以待鄰國哉拒
之旬日卒易璽書及授書責公雙跪公曰此北朝禮也行
人何爲虜酋大怒觀者爲股栗公處之晏然虜莫能奪由
是不悅羈留中道者半年至涿州與韓侂不遇請公相見
辭不可則問相見之儀虜以例對公笑曰所謂例者非趨
伏羅拜乎皇子雖貴人臣也使人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
臣相見而潛君是一國二君也不祥莫大焉乃長揖而入
既坐出誓書示公公曰某使萬里去 朝廷久此書其爲

不可知因縱言及軍公連拒虜我復被虜 淵聖受禪始
還

建炎初言今兩河諸郡幸皆堅守宜陰以帛書許其世封使
人知自愛不爲賊有其陝西山東淮南則令增陴浚湟以
訓齊其人而擇大臣鎮撫之 車駕姑即建康而居勢萬
全矣又言 二聖來還 陛下宜痛節宮室服食之奉雖
郊廟亦不用樂庶精誠感動天地
勸 上以守法度謹爵賞正紀綱因陳時政有 崇觀宣和
之弊未盡革者十餘事 上皆罷行之又請以承慶院營
繕之役付揚州升賜宮造作之事歸有司禁中差除須索
必關三省其不合天人之意矣 祖宗之法者許大臣執
奏大臣不正救者顯黜之公先論時政 上曰崇觀以來

所以亂法者因宰相持祿故於事無所可否馴致其禍今當戒之

邢漢以后父除徽制孟忠厚以太后姪除顯直公力言其非制煥尋改觀察使而忠厚自如公以忽自諫省除舍人疑有因不拜居家待罪逾月至忠厚易承宣使乃出公以中書政本命令有不當輒封還之風未振一時而宰相滋不悅乃出之

上狩臨安慨然思中興獻替之臣一日顧問宰相促公來時乘輿渡江人皆南驚道路充斥公獨晝夜北行及上於平江上聞之喜公見上泣上亦泣曰卿在諫省朕知卿忠每以卿言為信今宜知無不言有請不以特對公頓首謝臣頃在維揚數言維揚非駐蹕山請早還建康今

臨安亦非帝王居須事定亟還因陳所以守江之策上首肯之曰是吾心也

為人剛明遂於經術與人交退然若不能言者而遇大事一見其當決意行之雖禍福死生陳前莫能移其所守故使異哉館遠客上必以屬公而公亦必得其要領君前論事衮衮援據精詳切中其忌諱皆人所難言者人主皆改容嘉納遭時變故上慨然起公於流落中意嘗淺哉使天假之年其施設當何如方嚮用公而公以不起聞矣宜天子追思不忘而形於屢歎也

衛膚敏

陳公輔

字國佐台州臨海縣人。中政和二年上舍第一授承事郎。九迁至左朝請大夫。初除平江教授。移越州。除太博校書郎。憂吉除應天府少尹。右司諫。謫合州監稅。召為尚書吏部左司外郎。守南劍。主管洞霄。改太平湖廣宣參為吏部郎左司諫。禮侍集撰。知處州。提舉太平。除敷文閣待制。再任終于家。紹興十一年也。享年六十有六。

初簽注職教吳中。朱觀方變倖。當官者奴事之。公不與交。觀有兄受諸生欲往。弟莫公例不與告。觀滋不悅。託權要以其婿周審言代。而移公會稽。

初入館閣京黼當國無所附麗未嘗一至其門 靖康初

國步方艱二府尚有 宣和舊人議論與新執政多不協

公忠憤所激上封請對朝奏暮召所言皆契 上意

上聞 靖康章疏恨見公之晚公言中興之治莫大於得天

以孝得民以誠 上大感動詔陳公所陳深得諫臣之體

令尚書省以其疏修寫成圖進入以備朝夕觀覽公感

上知遇如此益盡忠切請駐蹕建康以圖興復論王安石

李問之微疑誤後進又論世尚程頤之孝以鄙言怪語為

伊川之文以高視闊步為伊川之行人能誦斯文行斯行

便為賢士大夫 上批章末云覽卿所奏良用慨然其令

中外孝者以孔孟為師

坦夷無城府待人遇物一以至誠自有衣風節已可

觀兩君謙省論事聞切為人主所聽信視邪佞之士如讎

故媚禁者眾

公與朋友交初若淡薄久而益親平居奉養服飾肴醴無華

侈之習訓家以儉素不問產業屬續之日幾不能具後事

其清德又如此

言金人邀求不已 陛下天度包容待之既盡然金銀尚少

官庫既無必須盡取于民民之吝惜金帛重於性命不惟

京師空虛亦恐斂怨於民物既不足彼必未去後恐其勢

必至用兵不可不早為之慮

言兵政三說一曰訓練保甲二曰募兵以實京畿三曰起東

南諸伎手及弓手之強勇者所謂保甲蓋近京諸郡及河

北州軍遺金人劫掠民有怨心因其怨忿而用之其勇百

倍但須得人以總之惟擇壯勇者教之決可用也所謂實
京畿者本朝都汴以甲兵爲險今京師與諸邑兵極少
須有以實之然今日急招但於江淮京東西等路近地州
軍揀稍勇者分布在京諸邑亦可禦敵所謂起東南鎗仗
手者蓋東南兵雖弱不可用然鎗仗手弓手之勇者善用
鎗牌利於步闊欲令東南諸州起發見在鎗仗手等揀選
以來防秋劫今逐州一面招募猶勝於招叛亡也
臣聞天下國家所賴以維持者在公卿士大夫公卿士大夫
所以能維持天下國家者在節氣忠義本朝承平幾二
百年海內安富一旦夷狄長驅中原板蕩陵遲至今未能
興復奚以然耶皆公卿士大夫無節義以維持也崇
觀宣和間人才最多大抵比畏懦軟弱卑污苟賤

稍有授介之士能自激昂往往增如怨仇摧毀趨辱而寡
廉鮮耻貪冒富貴之徒自謂得計習俗日渝於委靡而不
振也京師當國恣爲姦欺公卿士大夫有出一言敢議其
非平時既無忠言直道之臣緩急宜有仗節死義之士故
末年禍難方作而大臣解體使者辱命省官有棄天子而
去卿監至竊官物而逃幸而賊兵退京師復安人各有心
公道不行及至金寇再來將相無謀卒致大禍張邦昌身
爲重臣僭即偽位廷臣勸進稱賀甘心北面殊不知愧以
是而觀當時之公卿士大夫氣節忠義果安在哉
言時方無事守衛京師不可不重况今寇賊相隣宜如何哉
聞諸道路之言曰大將勁兵盡過江北自江以南一帶州
軍士馬絕少駐蹕之處棄衛單微密如此言不可不慮欲

望 陛下與大臣熟慮江北之兵不妨向前可攻則攻可
守則守量敵強弱爲之進退而江南須當摘那兵將重爲
守衛之計 陛下警蹕所臨亦宜嚴其禁旅之備
言 陛下痛 九廟未還 兩宮尚遠將以恢復中原雪讎
成業故孜孜勤儉甚盛幸也專遣將士分屯淮甸念其暴
露之久閱其勤苦之甚親御六飛巡師江上以九重之至
尊行千里之遠道晝夜兼程風雨不避其勤可謂至矣
御舟所過州縣帖然無供帳之勞無飲食之奉異詔令下
寧官司謹肅無一毫侵擾百姓其儉可謂至矣一路之間
田父漁人歡欣鼓舞 陛下盛德如此猶願他日告成大
功之後無忘此時不以崇尙自矜不以富貴自恃則廟社
長休光盛烈傳無窮施罔極億萬年而不泯矣

今自恢復之策不出攻守二事攻者以我攻彼也守者以彼
攻我也以我攻彼其勢在我防彼攻我其勢在彼攻雖爲
難而守之爲尤難攻雖在所急而守之尤在所急竊見淮
東州縣相連楚泗兩州城壁堅牢大軍分屯烽墩相望其
勢不易犯也淮西路分開遠止有一軍今將移蹕建康則
其地尤重於淮東矣臣愚欲乞措置淮西先選大臣以
之更增兵將以實之仍令諸大將緩急相接首尾相應則
雖虜騎之來不足畏矣

臣聞趙充國屯田留兵而爲之今日屯田亦當以兵臣愚欲
乞淮東西京西諸大帥屯兵近處盡撥閑廢之田諭與諸
帥除出戰人外餘並令營田官出子種收成之時優與分
給遇戰即令充擔擊人仍於帥幕中專差官主管營田司

其餘非大屯處及近裏州軍似不必官中置庄只令州縣
多方勸誘百姓歸業寬其租賦限以年歲即有主之田自
然歸耕如實係逃絕出限不歸即免租佃亦當少寬其租
不然即作戶絕出賣是則官不廢本民安其業有何不可
爲天下之術有二內焉正心外焉治國正心在乎務孝治國
在乎用人然知本末而後爲善務孝辯忠邪而後爲善用
人因聖人之經求聖人之心得聖人之道此本也若採撫
陳言不根義理豈足務哉愛君憂國先義後利平居犯顏
逆耳不計一身之利害緩急仗節死難不顧一家之存亡
此忠也若背公營私持祿養交豈足用哉並奏議

陳戩

字冲休建之松溪人 崇寧初貢入太學中乙科授懷
州司理除鞏州教授改處州未上除國博連丁內外艱吉
權諸王府記室 高宗即位除虞部員外郎除監察衛
史除戶部員外郎尋拜常少徽制侍講給事中寶文待
制知處州改四明丐閑移守泉州未幾提舉冲佑觀
紹興三年卒年五十三

童貫宣撫五路氣燄赫然方借寵賢德以取名然小迂則禍
辱隨之部使者薦公於貫公移病不出或勉公以一見遠
禍公曰內侍估寵市權吾所切齒忍復見其面耶 朝廷
聞而嘉之

范瓊擁兵上流徘徊觀望 朝廷憂之公上疏請詣瓊促使
入覲從之單車至豫章徑造其壘瓊整兵列戟而後見看
刺人以懼公公神觀自若徐曰盛衰治亂何代無之今
聖主勇智度越前代而又宵旰圖治注意將相將軍宜戮
力濟難以遺澤於子孫垂名於竹帛召命之至宜效郭汾
陽朝聞命夕引道也瓊猶豫不決公復曰將軍獨不見
苗傅劉正彥乎稱兵叛逆不旋踵而敗願將軍熟計之瓊
翻然改容具朝服北嚮謝 恩亟趨行闕公入對 上勞
問喜甚曰潛邸舊僚行擢用矣
扈蹕之永嘉論事無隱大略謂今之握兵柄者非鬪茸即跋
扈也宜申嚴紀律使進退左右惟命之從則虜可破也又
謂守令非人或賄賂敗官或庸懦失職或貪功生事今願

令節鎮守臣除罷皆引對 上納之

言艱危之時宜循名責實以興治功論東晉之失以譏切時
病士論歸重時諸將握重兵有尾大之勢公論古今兵制
謂御管兵分隸諸將在將則曰某將兵不復知有 天
子朝廷宜稍損益其制於是創神武五軍始為天子之兵
矣

詔臺諫侍從陳保民弭虜遏盜生財四事公上疏謂省徭薄
賦敦本厚生為保民之道用光武策聽盜自相糾擿以追
捕多少為守令殿最為弭盜之術占上流據形勢為遏虜
之策躬儉節用量入為出斥內庫之藏以歸太府為生財
之道 上納之

皇朝名臣言行別錄卷之五

陳戩

皇朝名臣言行別錄卷第六

張闡 忠簡公

字大猷温州永嘉人由舍選貢京師中 宣和六年進士第調嚴州兵曹紹興初虔州教李回辟為帥幕四年席益辟帥幹吏部沮其改秩監岳以歸連教鄂州台州賜對除正字十二年遷校書郎兼益王府教明年兼國史院檢討又明年駕幸省例迂官免去踰年主管崇道滿添倅泉州代還改衢州未上罷二十五年兩浙市舶居二年為臺屬升郎闡入王府三十一年迂將作監明年進宗少 孝宗即位權工侍兼侍講賜服金紫以隨龍恩正七官 隆興初權工書侍讀屢丐閑 上不得

除顯謨直李提率典國到家踰月病以龍圖李士左通
奉大夫致仕七月二十六日薨年七十四贈端明李士
上方銳意恢復而在廷議論不一公每陳正心誠意脩政攘
夷之說上亦虛懷聽納每事咨訪

秦檜用事久每除臺諫必以其耳目知公以次喜論事一日
微諷公謂當入臺公曰丞相苟見知老死祕書足矣檜默
然公先嘗為席益辟客檜初罷相益蓋有力故深憾之臺
臣汪勃遂劾罷公

虜騎臨江公因轉對請增沿江戍兵大脩諸郡之備濟師京
西淮東牽制虜軍

虜亮死新主復求和朝廷議再遣使詔略曰敵人索舊
禮從之則不忍屈不從則邊患未已納中原歸正之人東

南力不能給否則絕向化之心宰執侍從臺諫其詳議以
聞公言選將練兵名分可正江淮授田遺民可招鹽鹽數
百言冬復上十事一強國勢二革苟且三重臺諫四明賞
罰五信號令六抑奔競七嚴軍政八戢貪吏九節財用十
禁科歛公指陳實事片言權倖無所隱上大嘉賞
公奏臣去冬乞守兩淮陛下謂立春行之夏秋當畢備今
其時矣面陳三策移都督府於維揚增修淮上城壘優恤
山水寨民兵及死事之家以勸來者上曰今江淮事盡
付張浚朕倚之為長城會督府受蕭琦降上召問公
公疾不能入奏請受其降俄報王師收復靈壁虹縣公慮
大將李顯忠邵宏淵深入無援奏乞益兵殿後已而師果
失利衆論歸罪於戰公奏出師受降是也諸將違節度且

無援而敗當矯前失安可遽沮銳氣 上命益出御前器
甲付諸軍親札勞張公軍聲復振

時數易臺諫公力言之會太白晝見 詔近臣條闕政公謂
比年災異數見去春温台颶風壞廬舍以萬計二浙飛蝗
蔽野今歲夏秋雨淫水溢米直翔踴太陽薄蝕星緯復爾
當思應以實不以文乃者言路輕易出令不謹君子未進
小人未退給札條弊政而無所更革臧否監司守令而無
所升黜文具如此致變固宜至如近則荆襄江淮守禦
然遠則蜀道連歲出師凋瘵已甚 陛下方馳騁逐馬日
引狼子野心之人周旋禁籞垂象安得不再三示警耶
虜復求成 上與公議公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款我
耳力陳六害不可許 上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耳

宰執奏金國統石烈志寧以書論通好 朝廷遣使臣虜仲
賢報之所論三大事正國書歲幣如數皆定惟唐鄧海泗
未決將遣王之望龍大淵通問而衆言紛紛乞命侍從臺
諫集議於是自尚書而下其說人人不同公獨謂不與四
州乃可通和議論先定乃可遣使今彼為客我為主彼以
殘酷虐吾民我以仁義撫天下觀虜勢已衰何必先示以
弱朝論題之

公已奉祠祿陛辭 上問所欲言公奏許和則忘 祖宗之
儲棄四郡失中原之心遣歸正人傷忠義之氣惟 陛下
毋忘老臣平昔之言其指時事尤諄切 上曰卿姑暫還
鄉秋涼復召卿矣公既退賦詩云八請犯天顏今朝出漢
關渾如倦飛鳥日暮傍巢還

公莊重出於天性誠信濟以孝力在王邸讀資治通鑑至備
身治國必反復誦說 壽皇每嘉納

朱文公戊午讜議序曰 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臣子痛憤雖
萬世必報其讎 太上皇帝受命申興誓雪父兄之辱至

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屢捷恢復之勢蓋已
什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

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當時人心尚正人倫尚明天下
人無賢愚貴賤交口合辭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

利無耻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欲食其肉
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祥宮長樂藉

口擢却眾謀笑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翁然以定而不
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虜而懷寔安之

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者
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寅緣驟至通顯乃踵檜
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經地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
於搢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
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讎忍辱為事理
之當然主和議者慕為檜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倡之百雌
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廷其曰虜世讎不可和者獨張公
與胡公銓而已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為說
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
六千里為衛人役之數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
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敬或告之則曰此處士
之大言耳烏乎檜之罪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

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心
不正人倫不明而未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
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係而上之人亦無所憑
藉以爲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爲長慮却顧而凜然以寒心
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
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
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
倫之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
且若以人之衆寡爲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
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爲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
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
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難當頽壞
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之
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積鈿嗜利
無耻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能復振已陳之萬
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
強之勢也

張闡

王縉

字子雲嚴州分水人
崇寧五年進士第調歙州法
移池州石埭令知婺州浦江縣辟差杭州鹽倉臨安縣
市易務知温州永嘉監池州永豐監丁內外艱權吏部
郎官許時相出知英州滿入對除知慶州召為金部員
外郎尋以選知温州加直祕閣陞辭日 上留拜監察
御史擢侍御遷右司諫求外復以直閣知温州落職奉
祠復知常州差主管崇道退歸二十年告老 紹興二
十九年卒享年八十七

公陳正紀綱嚴法守明賞罰立軍政厚風俗廣儲蓄其為經
久之謀且援古事以中諷諭

東南大旱江湖為甚公厲賑卹之者如伸枉濫賞係累禁科
數緩逋負免穀抗通糴船糜碎者其論甚備又以常平之
法名存實廢借兌之不撥還支移之不收內此所以坐視
凶荒而莫之救也推其本則願詔大臣以變理之事飭清
躬修省之意論極剴切

又言聽忠言於艱難之時易受直言於平定之後難况寇讎
未殄願毋以目前暫無事而忽芻蕘之言

臨安地震公言地震駐蹕之所豈非天心仁愛著陰盛之戒
耶女子小人夷狄盜賊皆陰類也遠之備之以應天此先
哲王所以中興也又言陛下即位十年軍政未立國用
未節宜詔大臣參祖宗舊制與每歲出內之數而均節
之以寬民力

言往歲金翠之禁始自內庭而近者庫藏供瑋瑁坑冶采青
綠未必以為器玩設飾然恐天下妄意好尚緣類而至

上改容納之

始諸軍屯淮上逆賊驕難方陸梁王師有不赴期會者公請
用周世宗我太祖之英斷以勵其餘

言今三大臣或出而總戎或入而秉軸願俾同心同德絕
猜間之萌

兵書呂祉護諸將於淮上公請於督府屬官中選知兵者助
之謀議且留軍中無循訓練通將士之情未幾鄺瓊叛社
死之張忠獻時為相臺諫議以擇帥不善而責之公曰司
言責者獨不任其咎乎且以是進退大臣非知大魁者也
既而章交上公獨論劉光世屯淮西士卒數萬惟王德一

軍忠勇敢戰餘皆驕恠自肆不可用一旦以德踵光世之
後鄺瓊等憚其威嚴訴於朝既為之改命而召瓊等赴
行在乃懷疑貳相率北去則潛為此謀有日矣張浚引咎
求罷方防秋之際一大將又入奏而朝無宰相母乃未可
乎章再上不報

先以日食詔求直言同僚有語公曰 上任我輩言路而外
求直言建此議者必懷茲公曰日食求直言故事也豈以
臺諫而廢及是又諷公曩趙丞相之去我二人不擊故不
遷今臺諫媒孽右相勢已動搖吾與君遂言之則同升矣
公正色拒之至是反劾公觀望欲為後圖公聞之笑曰吾
老矣不願目前之利乃為後圖不亦左乎
公在言路知無不言每謂人言實難多事之際宜為朝廷愛

惜以故不專彈擊而惟論安危利害大計與所以啟悟君
心者 上嘗稱公中正不阿得諫臣體他日言事者有不
稱 上曰王縉論事可思即除知常州

有故從官歸自虜中蓋嘗仕偽庭据吾京邑而為之守者過
郡公惡之不為禮力求見公面詰媿之而宰相秦檜與之
親厚歸而泣訴檜怒以公主管崇道觀

杜莘老

字起莘其先杜陵人唐工部用十三世孫君眉之青神
徒恭之江津中 紹興十年進士第以道遠免廷對
授梁山學官漕內外艱二十五年授珍州教授改禮兵部
架閣遷勅令所刪定官十八年主太常簿兼籍田司尋
除博士遷祕丞權吏部員外郎三十一年擢監察御史
君三月遷侍御請外除直顯謨閣知遂寧給事中金安
節封還詞頭改農少頃之力請竟拜前授 隆興二年
六月卒

紹興二十五年彗見詔臣下極言闕失公奏以為彗豎氣所
生歷考史諫多為公死 國家為民息兵而將驕卒墮

政不肅今因天戒以修人事思患預防無急於此
遷祕丞入謝又論江淮守備上曰卿言必及此憂國深矣
又迁侍御上曰以卿忠直不畏強禦故有此授自是用
卿矣

虜使至傳欽宗凶問請淮漢地且索大臣書辭慢甚上
知其寒盟赫然決策親征公奏疏廣上心其要謂言
天下者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無事深憂所以豫備有
事不懼所以濟功今虜欺天背盟正陛下侍以不懼之
時願益以剛大為心勿以小利鉅為異議所搖謾言所
則人心有所恃而士氣振矣

言藝祖簡諸道兵誦禁衛訓閱精敏故方鎮龍膺良敢有
異以今親征有期而能處兩司班直親兵纒五千餘人羸

老居半乞亟留聖慮

虜報益急公言鄂帥田師中老而貪士卒怨偏裨不服臨敵
恐誤國事虜造舟海濱積全齊之甲其謀不淺宜命海道
諸將募死士為劫寨計上召師中奪其兵遣李寶從東
海其後漢沔諸將得自奮所向皆捷

上出內庫錢十七萬賜出戍士大夫公言諸軍負回易子錢
甚夥例償以月廩不先除此弊錢出禁帑入將帥私室矣
上悟悉除軍債士拜賜鼓舞人百其勇

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
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極言無隱取眾所指目者悉
擊去之御掖劉炎筦禁中市易大為姦利公疏聞即斥監
嘉州統淮南運副王杜結宦寺居官簞篋不飾公劾罷之

樞密周麟之使虜已而辭行再奏請瑞州幸殿丞王繼先怙寵干法富淳公室皇擬禁庭未有敢搖之者公疏數十罪上羈置繼先福州子孫皆勒停撤寺院生祠數十所掠良家子為奴婢者百數並還其家臨安內外田宅貨寶籍以千萬計天下稱快焉虜臨江中外惴恐無固志內侍張去為取御馬院西兵二百人髡其頂髮都人異之口語沸騰公彈治上疑其未審不樂公執奏不已竟罷去為御馬院致其任以所髡西兵錄殿前司乃曰吾責塞矣遂請外陳使卿自副端貳兵部力求去公因奏事從容曰人材實難况多事之際如俊卿輩今在論思之地必有補益上然之

公竟請遂寧之命朝士祖道都門以詩文稱述者百餘人都敢言必曰杜御史也

孝宗受禪公著二議以進曰定國是曰修內政曰養根本理切而事核殆無一語虛設方隨亮勇造謀偃然以大一統自任聲勢虛鳴聞聽風靡議者祖久安習秦氏故態相顧不出一語公來首發其端每奏對不論他事高宗聞其忠言注措始整暇及虜大入公益契令朝引裾暮伏擊效聲震輦轂上聽如流進戰士誅血危急存亡之秋而主聖臣直人心悅天意回願相陰助渠魁授首土疆既失而復社稷幾危而安其誰之功也

言新馬下

杜莘老

黃龜年

字德紹福州永福人 崇寧中第進士 紹興二年除
侍御承諭月論罷秦檜累遷給事中 以集英修撰宮觀
而卒

初太博吳元美劾獄官三清殿寓公咸在吳以題梁遜公公
即辭手帕濡墨大書云風馬雲龍儼百順鈞陳之衛金枝
玉葉拱萬齡宸極之尊詞語鏗潤書法高古吳初見公略
不經思復疑濡筆染墨非法既而雙美始大喜心服歸語
子姪因曰此公不特詞翰可敬其才出人數等

未第時貧甚自處湛如應鄉舉引保有考官么人初為縣尉
見公大奇之私自語曰安得此郎出我明下既而公與焉

尉喜願妻以女後公登第歸尉已捐館妻孥輿親相遇於道公哭之慷慨然賃屋使人導意請遂初約尉妻辭曰往事尚忍言哉無祿縣尉清貧死無私積吾携百指扶護西歸衣裝斥賣殆盡懼不能達那可議先輩婚先輩第黃耳當結好鼎族吾且行矣善為我辭公垂涕曰吾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夫人不念死者言乃作世俗厲厲語有遂吾志以毫自齋不敢聞命遂定婚邂逅間分携慟哭而別

論秦檜第一章曰臣聞事君之道曰忠而人臣之罪莫大於欺若輔政之道曰公故宰相之罪莫於徇私宰相徇私則刑賞私用爵祿私授合黨締交相與比同夤緣主聽肆為欺君之事伏見秦檜歸自虜中不一年而超至宰輔檜當如何報而乃營一己之私不顧國家之急刑賞以私用爵祿以私

授王仲山檜婦翁也嘗守撫州金賊到城親往迎犒除其編置檜初蒙任即奏令自便夫刑罰者天下之公也檜乃徇私而壞之王昂檜妻黨也自起居舍人除中書舍人昂不敢當而辭免即除待制豈所當得夫名器者天下之公也檜乃徇姻婭之愛而做人刑賞陛下御天下之至權而檜敢盜用其意安在

復論第二章曰檜蒙陛下厚恩國家艱難之際人臣捐軀徇國之秋當忘其家與身而乃含恨懷之心肆姦回之志言偽行詭陰後威福慮陛下知其姦則嘯羣小而聚之朝廷挈衆枉而布之要路公為朋比以為己竊弄國柄之助賴陛下辨之於早而立破其黨不然其為國深憂未可既言也尚可寵之以儒學最上之職名而俾之優游於

琳館復聽其自如懲惡之罰欲安用乎陽貨竊寶王大弓
仲尼猶書盜以誅之况竊弄國柄可謂盜臣矣
又第三章臣聞任伯雨有云小人為姦之狀甚多可一言而
該之曰無忌憚蓋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而小人之所不恤故無復有所忌憚恩莫隆於父
子而不仁則敢違其親義莫重於君臣而不義則敢後其
君君親且不之顧則何所忌憚何所不為揚雄太元曰不
容於天地之間其惟不仁不義乎 陛下德量涵容萬物
萬物囿於天地然大臣有不義而後其君者 陛下亦安
能容之而不正其罪乎 檜厚貌深情矯言偽行進迫君臣
之勢陽為面從退恃朋比之姦陰謀沮格欺君如此正以
懷不義之心故上不畏 陛下之察見中不畏百僚之勞

窺下不畏天下之窺議無忌憚敢如此云云

第四章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其好與天下公也刑人於市與
眾弃之其惡與天下公也奸惡與天下公則功罪之狀當
暴白於天下 云云 檜之潛隱罪非 陛下發揚於告廷
之制則中外孰得而知之其奸狀之大槩讀制詞固可以
想見然其事曲折之詳則人皆傾耳而恨未聞也願 陛
下渙發 明詔以檜潛隱惡暴白於天下使天下之
人皆知所以破為臣懷姦之膽庶朋比之風不復作不亦
善乎

黃龍年

辛次膺 簡穆公

字起季其先隋司隸葬東萊之萊陽今為掖人甫冠第
 進士主深州饒陽簿調中山儀曹掾改醴州醴泉丞監
 湖州稅嚴州建德丞浙東撫幹皆不赴除主管西外宗
 室財用未赴岳頤浩薦知浦城明年監諸司審計司召
 除駕倉吏部員外郎湖北運判中途召還除左正言丐去
 除湖南憲丐祠後守金華三日召至以足疾丐去加祕
 撰還郡五月復召除權禮侍繼權給事中數月為真中
 丞言罷授數制提舉與國尋除泉州改福州兼建帥五
 上章始奉祠 孝宗即位首召繼許終制吉召
 對除中丞同知密院除參政踰月求去授資

學拱奉洞霄明年休致退居八年

乾道

庚寅閏月薨享年七十有八官至左通議大夫

言救世之弊在先責實方今許國者莫聞謀身者尚衆以補外為左遷以近民為俗吏營私殖尸廉耻漸缺推原所以豈責實之道有所未至歟願嚴賞罰之嚴盡綜核之法抑文而尚質上稱善

時諸大將各擁重兵朝廷莫敢誰何公為正言奏竭東南之賦以養兵而軍政日弛為國之蠹淮西一易帥則全軍叛去控御無術且禁衛單弱根本不固願增王室之兵閱將士之材否親加揀拔恩威之柄咸歸於上使人人知朝廷之尊

上問公曰朕欲通兩國之好使二聖早歸母后之養

早伸百姓早得莫絕何道而可公對曰古人居安思危陛下居危思安臣所未諭

偽齊既廢兀术據東都時方議和公疏曰劉豫父子已廢咸曰可賀臣切憂之蓋前此逆臣割據人心不附今胡羯親在京闕自北以南悉鄰強敵包藏叵測不可不亟為備臣但見諸處關牒排辦金銀私覲之物欲遣使命臣恐狼子野心素無信義乞詔大臣講求至計嚴備江淮亟圖自治戒諸將以持重責遠郡以招徠明間探以伺其乘釁保積聚以防其因糧不戰屈人無以易此

又奏竊聞韓世忠將自楚州移軍鎮江臣知朝廷之慮有三一則山陽四面阻水澤遂成孤軍斗絕之勢二則虜以輕騎臨淮揚精兵出盱眙侵軼真揚州世忠腹背受敵三則

車駕駐建康必欲營壘相望成犄角之勢故以輕兵居淮
重兵守江絕奔衝之患然臣區區復有可慮者五夫虜所
未敢輕進者正以世忠之兵爾今望風退舍敵得以窺伺
此其不可一也昨遣諸將戍淮甸築城運糧勞費不貲今
若遽歸前功俱廢深池堅壘寇必保焉此其不可二也兩
淮州縣恃大軍以無恐今遽聞引軍而南則人不莫居必
復散徙是自弃兩淮之地以予敵此其不可三也國家
鹽利歲入千萬皆在通泰非淮楚大軍屏蔽必不能保此
其不可四也今既以江左為根本而不備兩淮是撤藩籬
以誘寇此其不可五也况今山陽襄漢兩軍如吾兩翼
自折其一可乎

又言王倫等回言劉豫已廢粘罕輩悉就戮虜勢浸衰

謂金人內則誅強臣於股掌之上外則覆偽齊於談笑之
間謂之衰信乎是必張虛聲以紓我覬弛備而窺江淮假
此名以惑衆安中原未附之心且宣和海上海上之約
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當誠其詐謀嚴戍
守險來則戰去則設備可也 上宣諭曰卿為 朝廷慮
甚深

時秦檜任樞密叙復王仲疑官公刻仲疑知袁州投拜罪在
不赦仲疑檜之妻叔也又劾知撫州王暎請佃官田不輸
賦且其父仲山先知本州屈膝虜人暎繼其後何面以見
吏民暎檜之妻兄也章不降出再奏曰臣奏仲疑暎得
旨追寢除命是皆檜力營救 陛下曲從其欲紀綱不恤
何以示四方

虜復陷三京公力丐罷得祠再終更不復請會星變恩沛復
得祠祿時秦檜擅權士大夫希進畏禍奏計獻諛檜以公
負天下重名屢寄聲欲公移書當稍收用公笑而不荅
上始親政復召公言今風俗未厚財用未豐賞罰未明好惡
未一官未嚮方吏未畏法賦歛之煩苛未息編民之凋瘵
未蘇上之德意或未孚于下下之疾苦或未聞於上願
陛下兢業嘗以天下之事惟艱無懷宴安因奏國本未立
上改容曰誰可公曰知子莫若父 上稱善至再
又奏比年大臣惟恐人之議已思欲箝天下之舌士大夫以
言為諱願廣開言路先事而言不以為迂迤耳之言不以
為忤陳見悃悞者納之勿疑迎合意旨者罰之無赦
孝宗即位之三日首降 召命繼許終制既禫以羸瘵納祿

書曰 朕頃在藩邸知卿名德之重

以來亟欲見卿以憂制未終所不可

禫宜適其歸而復上疏請老豈朕

不德不足與有為耶 云云 宜勿復請公悚恐就道

既對奏曰光堯親以大寶傳授 睿明器使賢能必考覆

事為勿以一人譽用之勿以一人毀去之出令要無反汗

納善要如轉規兵籍當加增招民力宜加惠養若夫恢張

國勢伺察虜情節冗費以豐糧餉繕器械以利戰攻凡此

數條咸負獨斷

奏兩淮者藩籬也長江者門戶也行在所者堂奧也故濡須
合肥之必守則魏不能以侵吳盱眙江都之不危則胡不
能以窺晉願經理兩淮使敵不能喪虛而入所謂自治之

策

言西北所恃者甲馬平原易野馳逐往來則吾舟師十不當一東南所恃者舟師驚波怒濤舳艫上下如履平地則彼鐵騎百不當一乞將諸軍所揀禁旅濟師使識蒙衝之利除中丞朝德壽宮 光堯見公羸瘁驚曰初不知卿病如是可惜勞卿於強健時勉輔寧宗行當大用公首論士風不競宿習未除安恬者未必盡用浮躁者類多有之誦浮言忘實效痛加澄汰使鄙者寬誇者肅薄者厚貪者廉滿然一變凋俗庶知 陛下初政總核名實之方
兩淮久清野沃壤鞠為茂草公奏方種藝時乞招集遺民歸業官借牛種或令見屯大軍從便營田實足食足兵之至策

臣僚奏選人改官不用薦章專以年勞被 旨令侍從言議公奏今乞選人九考十考與減舉主負數明書實績必曰某人廉吏也以其事而知其廉某人能吏也以其事而知其能則碌碌庸流遠矣

劾殿帥成閔奪節鉞劾浙東帥湯思退以宮觀去又劾前樞使葉義問安置饒州

公糾彈務大體必究其實不為苛察聞者知懼章疏一出天下避之 上方勵精政事公每以名實為言多所裨益眷遇隆厚呼其官不名 太上曰朕知卿如在家僧名利聲世人所好者卿皆不好

符離之捷日聞公手疏千餘言乞持重未幾軍果潰又見上色不懌奏曰師潰而歸張浚彈壓必無也此上天大儆

戒於陛下。上嘆公先見。以之除參政。公以力疾祈解。不允。及入謝。庭悴益增。奏曰：「王十朋除侍御史。雖自親履天下。皆知臣嘗薦其方正。湯思退促召將至。天下亦知臣嘗疏其姦邪。臣不引避。人其謂何。且大馬猶知戀主。臣力乞身。豈大馬之不若。實苦筋力疲弊。繼以涕泣。」上惻然深惜其去。公不遑聲色。與夫人敬待如賓。光堯每稱其清修。雖燕適。容必莊坐。必正語。必誠慕。是友元司馬文正之為人。以禮自防。善別嫌疑。雖僕妾不冠。不見鄴陽守程邁。實果實白。金匱公受果反。金邁遭白簡。公廉益著。雖崎嶇離亂。貧不自恥。一豆羹不妄受。主上面諭。如廉聲著。聞士大夫皆言在閩中。不受俸祿。公奏：「臣為貧而仕。豈有辭俸之理。但不當受者不敢受。」太上曰：「使人人似卿。天下何患。」

不太平耶

皇朝各臣言行別錄卷之六

辛次膺



